切問齋文鈔

卷十九之卷二十一

荒政 保甲

PL
2718
U3A16
1775
V.7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九目錄

荒政一

王伯咨蠲恤議
張孝先救荒事宜十條
王予中議賑說
唐濟武禁糴說
惠仲孺說荒政
姚弱侯敬陳預備救荒疏
李中孚與布撫臺
蔡聞之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
宋牧仲與鹿蘭皐中丞議賑濟書

喬敬亭上陳大中丞論黃河運米賑災書
陸道威勸施米湯約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九

吳江陸燿朗甫輯

荒政一

蠲恤議

王伯咨 見卷第九

人主父母也。百姓則其子也。子有疾痛阽危。則父母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將疾趨而往省之歟。抑意其不必然而曰盍往觀乎。然後起而安全之歟。愚知其必疾趨而往省之。苟可蘇其危。若而與之安全。致之不遺餘力矣。比年以來。災警洊臻。水災旱災。秦晉被之。齊魯被之。楚豫又被之。江以北江以南則槪被之。老弱塡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饑寒迫而後怨咨。怨咨深而後憤恨。憤恨甚而後人心離逖。嗟乎。使百姓坐而待死。不忍

言也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尤不忍言也事勢如此尚可不爲之寒心哉解之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水旱數行究何損於聖世此惛心之言不可不亟絕也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九年七年耳堯湯值其一則既憂心如擣矣今合堯湯兩聖人之所憂而并之爲人上者當若何焦思乎愚觀撫按上災荒之疏

聖天子非不惻然軫念議蠲議恤而愚猶鰓鰓然患之以爲美意雖勤而德澤不加也上有蠲恤之名而被恩者寡也何以明之撫按不能見災而遽入告方其入告則當三野既空百穀告殄之後也郡邑請之監司監司請之撫按撫按移會而後拜疏邇者曠旬日遠者易月乃達京師輾轉之間已逾數時就令亟下

明詔立與蠲除加之賑貸孑遺之民亦已存者半亡者半矣況復
遲之以行查俟之以報章載往載來此其近者復累月遠者動經
歲然後奉
旨蠲恤孑遺之民幾何不存者什一亡者什九哉且夫行查之撫
按即向者拜疏之撫按也以爲不可信乎則即查而復報議而易
辭是終不可信也以爲可信則當其拜疏之始而已可信矣何不
以此時發德音下膏澤使澤中之哀鴻早被恩施而全活無數也
哉愚知
朝廷非有所悋惜而故遲特有司循故事守具文而已愚聞之救
火者不解帶救水者不褰裳奈何以億萬生靈旦夕之命坐耗於
故事具文之區區者乎願自今災傷地方今有司立行詳報監司
撫按次第確察然後入告疏至即如請而蠲恤之著爲令至於有

司奉行不謹奸胥蹇過上意藉爲中飽者據實處分則地方撫按之責也雖然此揆事而救濟尚未爲本論也昔宋景德間李文靖爲相邦國災傷輒聞奏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夫知四方艱難則必思危思危則必退而修省是神堯其咨儆予之心而成湯女謁苞苴之懼也愚於

聖主敬天大臣格君又俱殷殷有厚望云

救荒事宜十條

張孝先 見卷第一

賑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今查飢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猾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册或歛錢始得入册而真飢者反不得入此查飢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飢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飢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飢餧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飢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爲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

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飢不飢為憑。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七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糴

次貧賑糴。卽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審慎者。須是查明眞係次貧之民。方許糴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糴。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糴減價之米若干。富民不許槪糴。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糴。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卽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當酌者。

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强有力之徒、平日結交官吏、官吏等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爲貪緣、有借三五石者、有借至三五十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轉糶賣、止圖一己之利、罔恤百姓之苦、多一繼富之穀、卽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爲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日需穀若干斗、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乏之活者必衆矣、

擔粥法

極貧之人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爲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

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恩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爲擔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煑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煑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歛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暖方能出門營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即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宜諭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

極多者爲一等尚義之民撫臺給匾旌獎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爲二等尚義之民知府給匾旌獎再次爲三等尚義之民州縣給匾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獎

安流民

一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卽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鬭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尤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拆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村處所查設空閒

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虞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飢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即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爲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即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即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

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真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棉衣流民亦如之或耆老確查明白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延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為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為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賣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為收養至年豐伊又將

竟回本家。不爲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爲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即拜所養爲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爲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即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爲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況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毎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爲可慘。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間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祲之後。毎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穢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沴之祲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蕃樂註曰閉止樂奏也饑饉洊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必不祐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爲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燕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饑民既可化無用爲有用亦可變游惰爲勤慎矣

議賑說

壬子中 見卷第十一

周禮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婣睦任恤婣睦任恤與孝友並重焉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張子所謂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蓋推此意也然鄉八刑有不婣不睦不任不恤之目而荒政十有二則不及勸分之說蓋賑窮

卹貧已備於平時而又有邦之委積鄉里之委積都之委積以待艱危凶荒故專其事於官而不以及於民誠慎之矣三代而後富文忠公之於青州趙清獻公之於越州其救荒之法爲最詳科條具存於今而皆有勸富人出粟之令朱子於浙東亦嘗行之出粟推賞屢見於章疏蓋分災恤患有無相共州黨閭里之所必不得已者是亦廣周官未盡之意而非有所繆戾於其間也吾邑舊歲奇災兩鄉俱淹沒今春重以大雪寒凍米珠薪桂盡已之絕農固困無所得食而百工商賈亦無所牟其利閒民轉移執事者皇皇無所之鄉村中闔門餓死者所在多有而坊郭中家以下累日不舉火者十而五六也夫同舟遇風則秦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皆爲之不樂州黨閭里非秦越也死生朝暮不啻遇風也比屋連舍束手枵腹叫號無所父母妻子委命待

盡豈特一人向隅之泣哉實應小邑無甚富之家然多有不缺於食者吾安坐晏然而聽其呻吟宛轉死棄於溝壑之中必有惻然痛心而大不忍者矣往者亦有勸分之說而應者鮮焉蓋未嘗有至誠惻怛之心而以文具行之若有所迫而非其所樂爲且或疑夫輕重取舍之不得其平是以遲迴前却而非吾邑人之嗇於利而薄於義也今

朝廷緩徵平糶發倉移粟有曠古非常之惠而此數日之間尚有待焉諸君倡率共爲義舉轉相勸諭豆區釜鍾各隨其力銖黍合龠亦可累積成山一朝之享即可活數人之命當亦仁人君子所願爲也世之求福田利益爲子孫計者或施於寺觀或修理橋梁道路以兩者較之其緩急大小相去何如則夫求福田利益爲子孫計者莫亟於此時矣昔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贍其族至今守之

范氏無窮人朱子爲社倉於崇安而一鄉數十里之間無餓莩者高忠憲公倣兩公之意爲同善會無錫人賴其利吾邑嘗舉行之而未幾其法遂廢余嘗慨吾邑風俗之敝大不如曩者二三十年前竊私憂焉今諸君共爲此舉踴躍從事有合於周禮及程子張子之意是人心轉移之機余固樂書其事以告邑之人而同善會其廢未久其法可考又將與諸君共圖之以爲吾邑人永遠之利也里人王懋竑書

禁糴說

唐濟武 名夢賚號豹巖淄川人順治己丑進士內翰林秘書院檢討有志壑堂集

事有似爲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實乃毫無益而大有害者則歷來各省州縣禁糴之令是也爲禁糴之說者曰本處豐收四方來糴則本處之糧大貴或且糴者多而糧必盡貧民必至於餓死則

是禁糴者體上天好生之仁䘏一方無告之衆豈非善政哉而不知其非也夫糴者非强人而糴之也有糶者而後有糴者其糶糧何爲也哉曰以封糧也以納米也以買布也以買絮也以辦人事往來也今禁之遂不糶乎曰不能今如欠糧銀一兩矣不能因禁糴之故封銀五錢而卽完其糶如故也欠米一石矣不能因禁糴之故納米五斗而算完其糶如故也以買布絮辦人事者不能因禁糴之故遂不買不辦其糶如故也然既已禁糴矣則此糶者糶之何人曰糶之本處人向外販者糶之外來販買人有倚靠者糶之本處大家有錢能收囷者但一經禁糴則糧價頓賤向之糶一石者今且糶一石幾斗而後足糶之日又遲在官糧不完則敲扑之日既多在民衣不辦則飢寒之日又多相對號呼無可如何此禁糴之令一下而收成之方仰屋而歎荒儉之處頓足而呼如有

人於此使之五官百骸十二經絡節節不得流通而告於人曰我岐黃我扁鵲我神醫救世者也無人不困矣且夫糴糧者非有錢之家也有錢者則糴而不糶矣無論貴賤貧富無不辦稅之家即貧而為人傭工為人佃地租地所得有數之租糧無不以粟易布者向來可以少糴而有餘者今反使之多糴而不足其所利於貧人者何如也假使官不禁糴得無恐有糧之家乘與多糴而糧遂盡乎夫數年以來非水則旱民間萬不得已而後糴八口之家算而又算尚恐朝夕之不繼寧待官為之禁而後念及其家口耶夫不禁而未必多糴且因糧價貴可以少糴禁之而勢必還糴且因糧價減而反多糴則

朝廷之賦稅不能辦上下之考成不能免窮民借販糧為生者裹足而不敢動而獨使衙蠹地棍白晝公然搶奪車騾則棄之於荒

野而不敢歸糧石則付之於何人而不敢問白奪平吞甚於强賊此載在律中何條奉在
詔旨者何曰而仁人君子之爲政一至此耶此無他爲衙蠹地棍邪說所中而未嘗深窮也夫一縣則不爲隣縣荒儉計而在知府則均其屬也一府則不暇爲他府荒儉計而在撫司則均其屬也况
朝廷以四海爲一家直省告饑方且蠲之賑之南方之絲帛北方之貂參西方之羢羊東方之魚鹽皆未嘗禁其販賣今荒儉之處日望糴糧者至苟延旦夕之命而販糧之罪又律中所不載之條乎且自丁巳戊午以來曾經年豐糧賤無人搬販之時矣每斗粟曾價至錢二十餘文是斛斗二斗五升也處處無人糴買農家積糧滿囷雞犬門闌依然無恙以不能辦稅全家而逃者有之當其

時官不能救之於下天不能救之於上今一方少收四方有來糴者是天欲少蘇此一方民命之苦且大救四方民命之苦而官必設法以困之使糶者不得糶糴者不得歸彼此遠近俱困是誠何心哉或有爲之說者曰民間原有一種無寸宅尺土游手好閒之人專以糴升斗爲生者獨不爲若輩貧民計乎曰若輩亦樂以搬販升合爲生者也一禁糴則若輩亦苦矣良民之爲商賈者無罪而罹於法衙役之承風旨者橫飛而食人肉此一舉也惟有衙役等人樂耳有心世道者尙深思而得之哉

荒政

惠仲孺 名士奇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有半農集

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勸分二曰抑價三曰遏糴四曰行賑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鍾萬室之邑藏萬鍾是以勸富分貧而食自給且貯

米於囷一歲而陳藏穀於廥十年不敗吳民爭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爲十年之計者故江南無藏穀之家有田數十頃米數十囷僅數萬家之一分一家無以給數萬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貧之母也病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則輕少則重是以古之爲國者多則斂之使重少則散之使輕未聞有抑價者良以價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無藏穀數十州之衆咸仰食於商則米商實爲民之司命彼價重則坌集價輕則轉而之他視利用趨四方無擇也抑價之令下則米商以折閱而莫至吾恐米益乏價益騰躍將使菽粟如珠玉其誰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爭也桀黠之徒必有挾持憲令起而强糴者姦宄亦將嘯聚飢民乘時攘奪則盜賊四出而莫可禦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於天下猶血脈之流於一身流則通遏則壅其理

易曉況一郡之儲有限而天下之積無窮不能通無窮之積而徒遏有限之儲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糴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嘗聞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糴是閩吾恐海人之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搖手觸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順時令而非以救荒東漢嘗行之而民多餓死良以胥吏乾沒賑恤有虛據以石灰揉以糠覈名爲活人其實殺之又壯者得歠而不能及於細弱羸老之民近者得餔而不能徧於深谷窮巖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數千人而行粥於市則氣之所蒸將成癘疫衆之所聚必有姦偷其患不細惟閭里長厚者可施之一鄉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爲勸分不若開渠抑價不若通商遏糴不若廣糴行粥不若釐戶宋江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堰築塘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

活甚衆此開渠之法也浙東饑宰相王淮薦朱熹爲提舉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民以不飢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强糴者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俾出糴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糶由是連檣而至米價自平此廣糴之法也江東旱提刑史彌鞏以爲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等甲振乙糶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此釐戶之法也顧在於今則猶有難行者常平廢而廣糴無本錢關稅重而通商無厚利釐戶則胥吏上下其手而貧富不均開渠則富民靳固其財而怨咨或作惟益損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搉今日之宜而務先其急則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稱澤國環三江跨五湖橫爲塘縱爲浦支爲涇爲蕩爲濼所以引灌溉也堰以瀦之堤以東之牐以時而啓閉

之所以節水旱也今堰牐不修而支渠淺澱水至無以泄橫流之潰水退無以漑高仰之田故雨則溢而旱則涸當勸富民計畝出錢以給下戶俾廢者修淺者濬而益深焉則貧富兩以爲便救一時之患而成數百年莫大之功則開渠之法可行也今山東豐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貴者金賤者土則灌輸之利權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當半減以招之則楚帆湘柁啣尾而來大艑高檣泊於水市者相望也物聚價輕又焉用抑則通商之法可行也廣糴之法當聚耆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糴荆湖糴十而糶二則有二分息糶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飢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畧倣眞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糴之法可行也蠲戶之法當倣韓琦河北救災政而擇

甲戶之以貲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授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分糴粟之所給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如此則以戶均戶以民振民旣不侵牟亦無掣頓且人情各愛其鄉而又恐負憲司之意必相與從意從事而惟恐不均則釐戶之法可行也蓋荒政大畧如此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存乎其人

敬陳預備救荒疏

姚弱侯見卷第十五

臣惟淮揚地方爲漕運咽喉南北要地與別處不同屢年被災蒙
皇上破格蠲賑恩大而仁盡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且蝗米價較昔踊貴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而糧之爲物近則生長於地待

成於時遠則轉運於四方未可以旦夕得也故備荒不在於臨時而在於預畫今淮揚本地之米既少又聞湖廣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貴即臣郡安慶米價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艘到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一定之理必至之勢也臣思備荒需糧別無奇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米糧之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臣聞山東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項舊日多自膠州等處舟運至淮安之廟灣口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絡繹自禁海以後糧食陳積應多聞其斗較淮爲大價較淮爲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飢之用則糴本省而得糧多國帑不至甚虧飢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下海之嚴禁耳年來有言開禁者皆蒙

嚴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瀆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民人等私出
海口者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
朝廷用之者名曰禁物今
朝廷以備荒之故用地方職官押官艘運官糧出口船若干入口
照舊亦船若干往返有期稽察甚易閒行數次糧足則止此豈可
謂開海禁乎若以此爲開海禁則如近日福建發船下海捜近島
遊賊亦可謂之開海禁乎但其中有宜詳察確議者一曰船隻之
通融二曰水程之遠近三曰淮齊兩地斗斛大小時價低昂之大
槪此非可以耳信非可以理斷必身在地方久諳風土者方能洞
悉倘荷
睿裁謂臣言無必不可行之處乞
勅部酌議行江南總督總漕該撫及東撫諸臣詳察熟計以爲應

止則止以爲可行則行之亦預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也此事兩省查議必需數月之久計

聖駕東回方能題覆倘到彼時淮揚米價不至大貴上流米船不至缺少該督撫屆期題明將此議仍可停止古人所云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者此也

與布撫臺

李中孚 見卷第三

三月十九日接憲札啟緘捧讀知明公之念僕亦猶僕之念明公也然僕之念明公原爲全秦地方計原爲數百萬生靈計僕本草野闇迂庸無用於世道生民絕無關係之人杜門待死而已有何可念而明公念之不置耶頊

朝廷軫念民艱於當

朝千百人中選擇而任明公。是固以關中百萬生靈付明公也。關中殘黎，立湯蹈火，行三歲矣。聞明公撫秦，莫不延頸而視，跂足而望，如飢兒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以為此嗷嗷遺民，將恃我公來而獲蘇也。

朝廷明見萬里之外，百萬殘黎注望惠澤之施，一身而上下之責交備，知必孜孜矻矻，曉夜圖維，多方撫綏，凡可以加惠者，將無所不極其至，無容物外野夫饒舌。然野夫雖閉戶幽居，而一念已溺已飢之心，未嘗一刻少忘。兼我公心虛而禮恭，芻蕘是詢，工為悅者用，士為知己者忠，僕雖欲守固陋，緘默避嫌，誼所難安。是以忘其迂庸之實，謹妄擬管見數條，以塵聽覽，當蒭蕘之誦。至其中間畫不適於時宜，言多觸犯時忌，則僕山林草野之故態，抑以持議論於明公之前，所謂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也。惟裁察而原

諒之是荷。

一安集保全遺民方今西安之民以十分論。飢餓瘟疫死者十二三。逃亡及賣入滿洲者十六七。計今留者十不得三耳。向使此三分者皆足自保。永不流亡。而戸口滅耗。田野荒蕪。明公猶難為政。況於今茲。去秋收之時尚百有餘日。縱秋成可必。而餬口之資愈竆愈迫。天氣愈炎愈長。一日猶不可空竢。矧百有餘日而欲其不死喪流亡。不亦難乎。再有逃亡死喪。則并其三分亦不可得。民愈寡。田愈荒。無論明公無與興治。

朝廷慇慇懇懇所以付畀明公者。亦恐不如是也。僕愚以為宜急籌畫賑濟安集之策。或再請發內帑。或再請協鄰省。或作速開設捐納。務使有司悉以覈實計口均施。使强弱遠近。均霑實惠。不得仍前侵削。苟且罔上行私。以保全此秋成之前百餘日。大

民衆財難賑濟雖非救荒全策然在目前事急勢迫不得不剜心頭肉以醫眼前瘡也且爲

國家者非無財之患而無民之患故古之賢君不惜竭府庫之藏以厚惠下民古之良臣名佐不惜冒矯制之罪身家之命以解民倒懸誠以民爲國本有人則自當有土有財明公爲

國家長慮遠顧當急爲陳請以救此燃眉稍遲以旬月哀此遺民又將逃亡無算矣

一請招懷流離方今西安民流諸關東諸省者不下百萬竄諸西北府三邊及川蜀者亦不下百餘萬賣入本省外省富商滿洲者亦不下十餘萬賣者獲生矣其流離者則去墳墓棄田廬離親戚擔兒肩女雨行露宿沿門丐食或空僃富家或偷生娼門甚者父食其子夫殺其妻兄弟奪一糠餅而推刃相戕如此不

已不特數百萬怨結之氣上干天和蒸爲癘疫蝗旱之屬亦恐生計窮絕或見誘於奸猾不知不覺流入盜賊之羣自昔國家之敝多由饑荒時當事者不留心安插民不聊生以致釀成亂階爲國家患害前代無論明之季年昭昭可鑒也今

朝廷夙夜憂勞在

朝諸公必有溥濟良謨僕愚以爲諸流入關東川蜀者本明公赤子明公爲國爲民不得以責外謝之而流入西府者又皆在明公治屬之內可坐視其死亡顛危而莫之恤乎所宜悉心計籌方畧作速上請務使逃者或歸或居皆獲生路無重陷溺以仰

體

君仁俯副民望而中弭意外之患大率此事所關者大所係者重所寓者至微而至深上而盡吾大臣仰體

君心之職。使吾言之而用。流民安而國家無意外之患。
朝廷固爲吾功。卽使累請之而不盡用。萬一或生意外之變。而吾
業已早及之。
朝廷必且重思吾言而不爲罪。下之而盡民胞物與之仁。吾言之
而行。固不愧此嗷嗷數百萬流民之慈父母。卽不行亦可告無
負於斯民。告無慚於天地神明矣。況其在省西府者。行之固在
明公轉移調度間也耶。
一請設督農掌水之官。以大興農田水利。方今西安之所以大饑
者。天旱而田不足於水故也。夫關中橫亘終南以爲終始。山之
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近山一帶。恆繞河泉。渭北雖復高仰。而
涇洛漆沮清河石川諸水。亦所在而是。故總西安而論。其不可
引渠灌溉者。固十七八。而可開渠引水者。亦不下十二三。兼以

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四倍於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專精其間雖復天雨不時亦足補旱田之闕而償其獲即不足補而此一半享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再不至流離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興即有興之者而力微不足以與而為有司者又不留心於興是以上下交困而無可如何也夫天道不可知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為旱慮況水利成固關中數世之利乎是宜乘今秋穀布種之候作速請設提督農田水利官一員或恐設官勞費即請於本省司道中擇精敏仁惠者加以總管農田水利之權使之專司農田水利各州縣官於丞簿或紳衿中擇公正好義為衆所素信服者大縣四五人小縣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權使之相視督責其一切興利除害辟舉任使皆委以便宜不從上制而重其廩祿優其禮貌

凡近河者雖一二十里內但可引水皆須築堤開渠以資灌溉無河泉者皆須掘井而灌。按萬歷間呂新吾公巡撫山西惓惓勸諭農民各於田內穿井有云一時之費雖多百年之利永賴檄各州縣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時躬親單騎查驗精神勤於鼓舞一時穿井之風所在勃興薄田化爲沃壤至今民享其利除井深太費力者乃不令枉費功力其或牛種資糧不給官爲措置大抵人情易於樂成而難於圖始下吏寡於奉法而多懷欺誕此法之行州縣必多有以難上欺者即不然亦或苟且塞責欺誕而苟且則此事之設亦徒勞擾而煩費而已矣是宜申明賞罰條格預頒州縣但是法立一半月之間各須據數申報其一册須一樣三本一留縣令由州縣申提督官提督官仍留一而以一申院以便他日按行賞罰除專官相視外明公亦

宜廣詢博訪何處可開河渠何處宜於井灌皆著錄置左右以便對照虛實省察勤惰以爲賞罰張本又除專官巡督外明公不時差的當忠誠人各處巡視隨即親臨稍遠一二州縣以按行賞罰稱職則不特掌管者有重賞即州牧縣令亦宜厚褒否則不惟職掌其事者有重罰即州牧縣令亦難辭其愆如此則雖不必躬親徧臨而各屬固將畏法而恐後矣大抵此番水利之興否關西安遺民之休戚存亡亦即關明公之德業功名非留心注措不可也且不獨此也西北七府三邊歲雖稍登然其俗素奢侈不知積聚兼以協濟西安及西安轉販流民聚食今已虛耗天道自東而西萬一秋夏之間或雨澤衍期或蝗蝻爲害且可奈何是宜與西安通興水利以防未然

一急變轉運西米之法以蘇民困救民之飢如救水火先從其甚

急者而先救之竊聞各屬輸車夫搬運西米一役當事者慮兵糧之不足不征之西安而議協於西府西府送到者運載不責之民力而皆有脚價此當事者仁之盡義之至也然衆議皆以爲其意固善而其法則未盡善也夫議協濟於西府者非以爲西安奇荒人民流離米無從出乎再給脚價者非以爲食用艱貴不忍空勞吾民令其重費飢困也耶夫不以米征西安民而今者竟至使民勞費幾於與出米等以爲食用艱貴議出脚價而至使轉運六七石之價不足供運一石之費故此一役民困而飢死病死屢轉委頓而死者無數折軸没輪墜坑落塹不能終事而使民重出厚累者無數安坐而談若無大害身親而履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所以然者粟匱財竭之時在家猶父子夫妻相聚而披剔草根木皮以延殘喘今一旦驅之三

四百里之外不特無可齎之錢粟并其草根木皮亦不能得矣又瘟後牛寡久旱草枯兼之天雨不時愁氣上結疫癘大作人病牛疫且內縣室家奄奄待斃而莫之恤家人相望嗷嗷望救而無如何故傳者皆謂郊長轉運之處鬼哭神號耗費不貲論者未達情實或以爲皆有脚價原未苦民殊不念當此食貴如金之時展轉留難於時月之間所廩於官者六七石尚不足給一石之費其餘之費究何從出耶且夫米旣無從出牛又食賣殆盡將安從出乎借曰牛尙可雇往返四五百里之內遷延八九十日之閒草薪亦將何出乎自昔運糧之法皆所經由由州縣相時輕重有無其脚價自相遞送以故無聚衆虛耗之費逃亡死傷之患而議者不察猥以均勞借口以爲單責道遞所過州縣遠者可恤近者何辜此又未盡達於調度區畫之說也夫

令各屬輪運不惟民苦資糧亦且有廢耕傷病折牛隕車之害本縣倒運不惟無前數害而且中含大利何者今茲彌望奇荒斯民正苦營生無所離家無資居家計窮今使籍名運夫除官價外再令各屬外幫運價則寄生有所食用足給矣丁男負運老弱婦女披剔草根木皮以給饋餉百里之內可以朝發夕至又米到即刻可轉未至亦不復坐耗盤費又無死喪疾病之患折牛隕車之弊離家廢農之憂逃亡重賠之累真所謂一舉而公私兼便者也其爲可行昭昭易見而前此者皆未及此豈非天意欲留此一段美意良法以待明公使爲撫陝發軔第一功德令殘黎最先謳吟慰藉也耶明公倘急留意少緩以待日則民重困矣抑非獨此也凡有招買實照市公平發價而印官責之總催總催攤派花戶轉相侵削花戶得價無幾補賠不啻倍

蓰當斯民窮財盡之時救死不暇何堪重以此累耶宜痛懲而
力禁之是望此外毒至衆而害最甚者民甲中奸猾十排軍屯
中無賴旗甲錢糧已赦矣而借口雜差米豆已蠲矣而聲言使
費致令下里愚民鬻妻賣子之膏血含恨抱冤而乾沒之勒索
之下將
朝廷賑濟飢民之銀米假端呼嚇奪諸良弱之口以飽其無厭之
腹此又州邑中未死之魑鬼無翼之飛蝗所宜一體切戒者也
一厚恤善類以勵風教善人國之福民之範風俗之儀表也故成
周大賚四海而善人是富三代以來雖風尚各殊亦莫不崇奬
善類尊德惇行以樹風聲而勵貪頑今茲闕中逢此奇荒百姓
死喪逃離幾於十室九空昔東海孝婦之冤未理而致國三年
不雨今闔郡數百萬生靈中其爲仁人孝子志士悌弟節婦義

夫及忠信篤實者何限而皆使之顛連死亡抱恨於無窮恐非所以祈天和調陰陽之道也且當此風俗敗壞靡爛之時正宜崇獎德義砥礪名節使愚民曉然知上意之所向亦勵風移俗之一助也愚意以爲宜申飭州縣悉心查訪實德篤行如仁人孝子節婦義夫及好學自修守義狷介之人詳開姓名里居子孫男女口數申報除本縣均給

皇恩銀米外明公爲另設銀米照月給散務使足給一日兩食之資勿致死亡流離則明公德譽陰騭相承於無極矣是一舉而百美皆備者也

一作養士氣以培植人才紳衿者

國家人才之所從出故治國家者莫不以作養士類爲要務今茲奇荒而有司拘執文法以爲詔書無賑士之條致令章縫衣冠

之士多委塡溝壑。夫荒旱徧千里。豈民皆飢而士不飢。
皇恩溥及草木。又豈獨於士而遂恝然。特詔書未分明言之耳。明
公爲
國家培植人才。宜申飭州縣。令自後凡有賑濟。縱不能分外加厚。
亦宜與齊民一體通行。
一禁止樂戸販賣良人子女。今茲關中荒饑異常。百姓計窮路絕。
多以子女賣入樂戸。以苟易升斗。偷活旦夕。夫娼優敗風傷化。
王政之所大禁。仁人君子之所惻心。明公爲
國家振勵風化。宜留心頻飭州縣。令樂戸不得再買良人子女。其
已買者。令州縣官設法贖回。不得隱匿。犯者樂戸及本地甲總
地方一體定罪。此萬世功德也。明公尤宜惓惓。

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

蔡聞之見卷第二

竊聞王政無遏糴之文救荒有移粟之例泉漳二府旱饑歷八月於茲矣入夏以來米石二兩餘至三兩不止人食草木之葉飢民奪食道路壅塞此固本處饑荒使然亦緣今歲江浙海禁森嚴米船莫至故坐困至此也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於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於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於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祲而米價不騰自海禁一嚴而民始無望矣今本省將軍祖公有泉漳被災百姓驚慌之奏制府梁公有借帑各省買米之請恭逢

皇上聖德覃敷大沛恩膏以總督請買米猶甚少特將明年漕米截留三十萬石立遣大臣會同督撫提鎮運至狼山乍浦航海以

至泉漳賑濟泉漳之人如慶更生但賑濟之米尚須時日而餓殍
難緩須臾世遠漳人也奉
旨假歸羈旅中途一應諸事不敢與聞獨於家鄉之困急難以坐
視因廣爲借貸并招募漳人買米數千石計船八九隻順風七八
日可至泉漳平其價而糶之本錢工費之外不溢一毫在江浙今
歲豐稔多此數千石之米無加絲毫在漳泉即可活數十萬之民
命且泉漳之人或有倉積居奇者知米船將至必爭先發糶民心
自定矣夫禁口以平地方之米價以防奸人之出沒此莫大之政
事也而弛禁以救鄰封之急難以解萬姓之倒懸亦不言之美利
也況今煌煌
明詔炳如日星既截留漕米三十萬出海以賑濟泉漳豈反禁泉
漳之人自買不許其出口耶且制府借帑各省買米之請

皇上猶以爲少使知漳泉之人自帶出口以甦家鄉應亦稍寬宵旰必無阻而抑之之理但明公已開明禁而關津守吏猶循舊格伏乞據呈批照飭乍浦關津放行毋得攔阻民自移粟明公因而利之上體

皇仁下活民命無損於江浙而大有造於福建知明公仁心爲質固無俟世遠之激切呼籲然區區末議更望電察而留神焉閩邦幸甚

與鹿蘭臯中丞議賑濟書

宋牧仲 見卷第八

遥啟舉歸田後株守西陂地方事從不與聞不料今歲罹此奇災夏秋兩收盡已委之波臣萬姓嗷嗷顛連盈道前汪公在任雖經報災而荒政未修自執事下車卽以賑濟入告災黎庶有更生之

望而側聽日久膏澤尙稽犖受
皇上非常眷顧目覩　廟堂側席時以一夫不獲爲憂而隱情惜己不能佐執事急行賙恤不惟自負抑且負國矣昔人有云救災當如救焚早一日則有一日之利遲一日則有一日之害凡常平倉穀原爲備荒而設而州縣積習類難問其有無必待本地倉穀以賑本地之民恐緩不及事者多目今開歸二屬豐歉相半而河北三府號稱有年若先發三府所積行賑俟本地倉穀查出以償不過一轉移閒可立起白骨而肉之執事飢溺在躬此番救荒之效自與富文忠治青范文正治杭相並深籌密畫知不待鄙言之畢也犖賦性迂愚而賑饑一事實所素習此言非欲私於鄉里亦非借以要名避謗但念
聖明在上停徵蠲賦

恩綸疊沛而道殣未除不無隱恫且兩年京邸承執事肝膽相照事同一體故敢煩詞上瀆惟鑒其悃忱而加之採擇幸甚幸甚

上陳大中丞論黃河運米賑災書

喬敬亭見卷第十八

聞之救荒無奇策古人於此災至而有以禦之歲饑而有以飽之禦之雖災不能害飽之雖饑不能困是果何術哉亦曰其備先具而已矣倉儲或裕可藉以給蓋藏有餘可藉以支至於倉庾蓋藏之無足恃而指顧間饑災且至則旦夕籌謀猶恐不及蓋救災如救焚誠不得少緩須臾計也同州春夏之交久苦暘亢入秋以來雖漸次得雨未能沾足所屬之華州華陰以及潼關南山一帶與近城四圍或有渠泉或土地背陰潤濕秋禾幸尚無恙其北面田畝乾旱已多至渭河以北之大荔朝邑等七縣惟韓城芝川地方

周二十餘里有渠流通其餘高下田疇受旱已甚一切旱穀旱糜若穭豆等枯槁萎焦即此時獲雨終亦無濟至於荔朝諸邑井泉之溉既少時澤之濡久絕西成寡望已為儉年雖其民現在翻犁仰天祝雨以待種麥而赤日烈風炎爆益甚倘播藝不成則於來歲春計實且大妨伏思府屬地窄民稠本地之糧雖當豐收歷來不敷民食現今糧少價昂民力已經拮据加秋成勢成歉入在貧民餬口維艱更有難以言狀者將來秋盡冬初平糶以抑市價乃第一要務設有撫卹必須銀穀兼賑庶與貧民有濟設法調劑在在需糧核計十屬常平僅存京斗穀二十二萬七千有奇本非充裕不足以濟前大人經營垂慮洛商楚豫二省在豫省沿河州縣既無倉粟可撥至楚米道遠崎嶇輓運不易是殷憂至迫之勢與皇皇待哺之情尚未有以為之方所而計其安集也夫慮忠於事

先豫其圖以思其濟竊謂與謀諸遠不如取諸近與事其艱不如事其易近者訪聞黃河一道自榆林延安諸地直達同郡上流原屬安瀾惟至韓城禹門計水程七十里峭壁對峙中流水勢迅速其旁多旋渦舟行頗險因秦晉蒲同二郡近歲歉收糧價昂貴沿河一帶人民將方船十餘隻在禹門鎮水次排比連絡鉤挽石壁泝流而上旋渦不能爲害其商販者赴歸化城府谷縣聚米多處買販糧食伐木爲圓底船自府谷葭州水次順流速下至涇口又至宜川縣大跌哨以地高水勢峻急自高迅落舟楫不能行故有跌哨之名圓底船至此舟人卽登岸起米陸運並將船亦上岸摃挽而行凡三十里由山側仍至河滸仍以圓底船入河水運至大船窩則圓船不可用移米入於方船方船較圓船底平而大載米每船可數百石方船自大船窩起至龍門不過六十里卽運至韓

城郃陽朝邑。及晉省之滎河永濟。入市糴賣。現在大得此路糧食接濟。約計每市石水陸運費不過四錢。內外商民。獲利頗厚。當經密札韓城縣知縣鄭仔。仔稱今潼口現有停船百餘。載糧萬餘石。伏計榆延等地連歲豐收。倉貯盈積向因陸路崎嶇山谷馱運爲難。是以未曾議及。今順接河流便易如此。運費尚不過多。或於該地沿河州縣。撥運倉糧。或於口外採辦糧食。不論糜粟得十餘萬石。運至郃陽朝邑諸縣。以備三冬賑糶之需。庶得接濟從容。免周章於臨事。但聞自霜降後。河流凝凍。不便行舟。今爲期急迫。唯速加辦理。事猶可及。至其道里水程。用船大小多少。若載米石之數。及主運官役分司責任。與所須運價。一切諸費物用等。悉心斟酌。凡十二條。具錄謹上。

勸施米湯約

陸道威見卷第二

凡飢民至饑歲輒易死其死也非盡由不得食也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其由食而死者十之三四蓋飢民飢渴久腸胃日細驟得食則逆急不能容受往往腸斷而死故久飢之人不可食飯卽糜粥亦不可多食救荒書言久飢之人不可驟與粥宜傾向卓上令飢民就吮之恐傷其腸胃也蓋飢民易死如此又荒歲米穀貴民多食豆粞餅麩糠草根諸雜物澀滯塞腸久飢者每每致死覩此景象心切痛之然歲荒粟少公私交迫卽素封之家亦自救不暇終無活之之法嘗考方書惟穀性最養人人但得穀氣卽累日可以不死里中父老言北方無稻米每患病輒索大米湯飲之飲則輒愈大米者稻米也因思今素封家雖無餘力可以活人然朝饔夕飧猶自不廢今願與同志者約凡朝夕炊粥飯時幸少增勺

米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薑三四塊擣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飢民腸胃是有八善不費一善也可久二善也不另起鍋作竈無冒破之費無董率之勞三善也米湯之中少投以麥僅堪免死不堪飽餐則無恥之徒苟能自活者不思侵奪四善也無腸塞之害五善也腑臟嘗潤不至乾枯細小則雖食豆粞糠諸雜物亦無害六善也飢民畏寒寒氣入心無不立斃有薑汁則辟寒氣逼腸胃七善也兼去穢惡令人不生疾疫無轉相纏染之患八善也有八善而其法又淺而行甚易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以爲然者幸勿視爲膜外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目錄

荒政二

李晉卿飭廣積貯牒

　請定倉穀春糶秋糴之例疏

張孝先飭置義倉捐積穀石檄

劉暎南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劉魯田預備倉貸穀私議

儲六雅積貯議

朱涵齋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

李晉卿飭興水利牒

趙誠夫書徐貞明遺事

張考夫與曹射侯

喬敬亭下屬縣試行水車檄
陸稼書墾荒示
陸道威除蝗記
李秘園捕蝗記
魏石生踏勘蝗荒議
陳汝咨伐蛟說
李錫徵旱魃辨
金閑存論時疫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

吳江陸燿朗甫輯

荒政二

飭廣積貯牒

李晉卿 見卷第一

照得直隸地方荷

皇上至德深仁。仰格天心。連年屢獲收穫。山佃澤農。稍有起色。然盈虛爲天行常數。備豫乃王政先務。故本部院年來每以開導水利爲諸郡牧民者勸。今半載有餘。或以空文報答。或竟寂然無聞。雖北方土脈水性。與江南不同。且其民因循怠惰。難與慮始。或旗莊鄉宦抗不奉行。爲其佃僕者。又以非係已業。無心從事。所以推行甚艱。然一日爲民牧。則須盡一日民牧之心。該府州縣宜於理

事辦差之暇輕車減從按行阡陌因地勢以制宜順民心而興事
遵照本部堂導溝釃渠開井三法擇其便於民者講究行之總遇
旱潦足以補救此則為民興利之一法也比因屢被召對仰窺
聖意每以民間蓄積為拳拳又慮有司奉法無人推行不善則利
民之事適以滋擾故宜使民牧講試以引其端不可使部文督責
以重其累此誠
聖明無隱不矚體念官民之盛心也為此牌仰該道府即移行各
道府除從前存倉米石仍嚴飭州縣謹貯外其各市鎮村莊可否
倣古人遺意於收斂之歲或勸募富家出穀倡義或計算田產按
畝薄輸何鄉所出即貯之本鄉司以本鄉之人遇上歲則有入無
出年年增捐中歲則平糶務使價極廉賤不必取贏秋成以其價
糴補下歲則發貸其力能還者秋成交倉不取利息力不能還者

免之。如果逢凶饑則盡數煑賑。俟豐年從新勸募。如此則官不累而民不擾。多一分蓄積。則所在獲一分之利。是又為民藏富之一法。但行法之初。須使民樂從。無官吏抑勒之患。一難也。旣行之際。必須得廉善公平之人以司其事。此在有司察訪眞確。否則徒為蠹蝕貽害。二難也。行法之後。付之民則漫無稽察。責之官則吏因騷擾。其弊至使良民不願管掌。而奸棍反用為市。三難也。有此三難。所以良法美意。或致滋弊。義倉社倉。徒空名而已。該道府將本部堂以上所條利病。深思熟講。仍會集所部賢紳耆老。廣諮博議。如謂可行。卽詳悉講議條欵。詳請施行。或有應題敘之有司紳官。應旌獎之富室義民。作何分別鼓勵。亦一一條列詳請。古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該道府勿視為易。勿畏為難。果能實心推行。必有績效可紀。限自文到至秋收日。各道府務將積穀利弊及所治之

內民心會否樂從人才有無可託併該管州縣有無能奉行之人
該道府以爲此事應舉應停之處一一具文申覆於八月內到院
勿得遲慢取咎

請定倉穀春糶秋糴之例疏

李晉卿

爲循例請糴餘米事切照直屬米粟除按大中小州縣分別均貯
米石之外餘剩留存者頗多而各處倉厫缺少收貯不固其高阜
地方不過露積散堆低窪之處每多潮濕蒸爛所以米穀屢報虧
空者固係不肖州縣任意侵那而因歷年浥爛以致耗折者亦不
少臣查每年俱有春賣秋買之例原以平市糴更陳舊也近雖康
熙三十七年小有收穫三十八年各處豐登然至青黄不接之時
農事方殷市集頗稀無業之民未免難於貿易且春夏之交地氣

潮濕米粟腐爛正在此時發糶餘米蓋於平價便民之中而寓推陳出新之法宜多歲常行者也向例咨部題請屢經部覆以致允行之日或以愆期臣乞自今年始勑部著爲定例每年值應發糶之候只咨存案不用題請至春糶之米秋成如數買還年終盤查不容虧短皆有報部文冊似可通行無弊謹題

飭省義倉捐積穀石檄

張孝先 見卷第一

爲特飭設立社倉捐積穀石以裕民生事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古之所以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蓋爲預積貯而備荒歉也查閩省原有常平義倉雖歷年俱有捐積但山多田少人寡蓋藏且報捐有限若不勉力勸輸倘雨暘弗若一遇荒歉必致周章失措本

都院不得不預爲籌畫先經檄飭各屬清查餘存銀兩正爲買穀積貯之計今值收穫之候該府州立即查明所屬凡有餘存銀兩飭令盡數買穀積貯外該府州仍率同各廳縣首先倡捐並飭諭紳衿士庶人等勉力捐輸於市鎮鄉村各置社倉一所積貯買捐穀石倡率好義有德之人董理勸捐羣相鼓舞樂輸如一鄉之中有能勸捐至五十石者該縣給匾旌獎勸捐至一百石者該道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者該司給匾旌獎勸捐至三百石以上者將勸捐之人姓名申報本都院給匾旌獎如紳衿士庶人等有能約社倉會自五十石以至二百石以上者亦照捐輸之例旌獎至士民捐輸多者該縣優以禮貌免其差徭每倉選擇殷實誠愨之人收管倉廒穀石公正廉介之人經理出入數目飭令加謹收貯毋致浥爛嗣後每歲源源照此輸捐設遇歲有不登即以本鄉之

積穀濟本鄉之貧民倘該鄉悉屬殷實之家將所積穀撥濟鄰鄉貧屬縱有荒歉亦可無恐如係大荒再行題請動常平倉穀賑濟小民自可無虞矣所貯穀石每歲當青黃不接之際該鄉管理之人將穀石數目呈明地方官平價發糶以濟民食其價銀令殷實之人收貯俟秋收後照依時價買補還倉不許假手承胥致滋需索侵耗情弊此事關係民命合亟通飭為此牌仰該道府官吏即便遵照舉行并飭將勸捐士民各姓名與設立社倉處所經管姓名造冊送查該府州縣為牧民之官務宜倡率勸諭盡心料理本都院即以穀石之多寡定官評之殿最果能勸諭有法自當另行薦舉如或漫不經心視為虛文無補備荒實政一經查出白簡隨之各宜凜遵毋忽

乞里人共建義倉引

劉畊南見卷第三

古者帝王在上而薄海無凍餒之民非必分上之所有以與民也使民之自有餘而已故曰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不至三十年而民有九年之蓄則雖唐水殷旱不能為之災若夫周官荒政十二其所謂多昏蕃樂索鬼神皆迂遠不切於事情惟散財薄征為君上之所宜行而無補於小民之窮餓故其科條雖具要不若積貯之為善也夫天下之人家無蓋藏之備而一切仰望於上設使水旱蟲蝗遍州數郡朝廷遽下蠲租之詔虛郡邑倉廩以賑之然上之所費不貲而下之所得無幾嗷嗷焉日待升斗以延旦夕上之倉廩府庫已空而民之死者過半矣故曰藏之於官不若藏之於民也今天下田疇不加多稅斂不加少而天下之風俗又皆日趨於文欲使鄉曲之農人人皆食之以時而用之以

禮其勢固有所不能雖使其食時用禮然以一人而有五子五子而有二十五孫嫁子娶妻之費養生送死之具疾病醫藥之資祭祀賓客之用以富者當之十九而貧其以貧者當之豈能復富乎雖然嘗見編戶之家授田百畝則飲食衣服既無不足及其蓄積豐饒或相倍蓰什伯猶未見其有餘何者彼其所入者多則其所出者亦衆淫侈於酒食頻煩其燕會故雖粟米狼籍而終歲之用猶苦其不給一旦天災流行固不能以自支矣此其爲習非可喻之以節儉而遂改也惟及其有餘之時預爲不足之備不藏之於官而藏之於民不分藏於家室之私而合藏於里社之公其在今日所減省者一酒食燕會之需而已其在他日積之遂至於無盡其爲利甚博而其爲術約而易操也去年凶災民皆飢乏草根木皮掘剝幾盡釜甑器皿賣買無存甚則拋割妻孥與人爲僕妾猶

不足以自贍而父子兄弟羸老孤幼纍踵而死僵尸草澤骸骨相枕藉見之者怵目聞之者悽心古者鄰里有相周之義而鄉田同井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若使朝夕共處之人親見其飢餓至輾轉溝壑而死而莫之拯救而吾獨安得宴然而已乎夫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坐爲之不樂同里共井其視同坐也親矣輾轉溝壑而死其視向隅而泣者迫矣此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昔漢耿壽昌作常平之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法非不善然以饑歲之民使其價糴其力或有所不能而以官司主之其出入又有所不便自是以來長孫平之義倉勸令百姓軍人出粟及麥然歲歲募收疑其數瀆朱子之社倉隨時歛財然請假於府郡移爲難今合兩法而用之於義倉則取其當社自輸不待請府於社倉則取其計米收息不必再捐今值大有年之秋與人備畊者每佃田一石出

穀三升、自耕其田者出穀八升、有餘之家不爲限量、隨其力所能
爲、以爲補助、至於當社立倉、一甲之中推一人爲首、執策簡較、稽
其出入、古之人有成法矣、惟諸君子倣而行之、誠如是也、雖有水
旱之災、吾里之人其庶幾免乎、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又曰、人人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推之他里、前後左右莫不
皆然、然則德施之及人者廣矣、

預備倉貸穀私議

劉魯田 名汶河南確山人徙居濟寧康熙丁卯舉人

康熙庚午、山東巡撫佛倫、請積穀備荒、畝征四合、別貯於倉、
上下其法於各直省、癸酉巡撫桑格上言、倉穀已足、請停四合之
征、於是天下州縣皆有積穀矣、謂之預備倉、辛巳御史李發甲、疏
請開倉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方今

聖人在上耆德盈庭嘉謀讜論豈小儒輒能窺測抑民生利病亦
聖世甄陶之士所宜究心嘗讀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謹依倣斯體
擬作一通聊當格物質之師友云爾
謹按朱子社倉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
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
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
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
吏之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
不急亦必强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
貸而後與之强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帑藏充溢猶收息錢社
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後還六百石外尙餘三千餘
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

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歟頃者臺奏請以預備倉穀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竊以爲臺臣所奏乃朱子始立社倉不得已之權宜非十四年以後經久之良法也又預備倉之制與社倉微有不同誠如臺臣所請其細碎不便於民者不勝臚列姑言其弊最大者有五焉社倉穀積於本鄉近者比屋遠者數里負戴甚易耳今之倉穀在縣不在鄉遠鄉貧民無舟車引重之具勢不能匍匐數十百里而求升斗之穀若欲移穀於四鄉大鎮以便民則儲蓄無地輓運無資然則其能貸穀者不過城中關外游食之子無籍之徒耳本圖賑業農民究竟農民一無所得其弊一也社倉乃鄉黨之私事可以鄉人賑之今則公家之事出納之際必藉吏胥其放穀也朽腐糠粃迫脅領取愚民不敢不受其收穀也淋尖踢斛名爲加二其實則加倍又加四矣其間期程迫促

符檄追呼公人酒食之具出入賄賂之需道路往來之費旅宿守候之累必不能免民將重困其弊二也歲之豐儉不常則貸穀多少每歲不等若定例每年春放秋收歲終總核其加二之入則縣令視爲定額不敢缺少以妨考成非按里抑配即按畝濫征抑配則不借者亦必強之借矣濫征則不得穀者亦必還穀矣陝西秄粒一案不肖官吏以此二法殃民向所目擊心痛者今又將徧殃各直省矣其弊三也社倉之法原因借官穀作本勢須還倉又六百石之穀不足爲荒備故不得已而取加二之息及至官穀已償積穀已足遂不加息但取耗米三升假令朱子早得三千石穀必不加息矣豈待十四年後乎今預備倉穀大縣數千石小縣亦不下千石八百石畧足支一縣之飢可以不取息矣若仍依死法不知變通窮民旣有償息之苦倉庾又有穀滿之虞蓋藏纖席費出

何所取辦民間又須生事且五年之後穀備倍於今穀多農少借者益稀而有司仍責每年加二之額其勢不得不出於抑配不得不出於濫征本以救民反以害民其弊四也各縣倉穀挪移者多實貯者少朽蠹者多完好者少縣令正苦虧空無術補苴忽得此例必以朽蠹與民或實無倉穀造爲領狀以欺上官上官或受其賕而陰爲之庇則縣令益無顧忌公然按里按畝均派還倉此亦陝西耔粒已然之弊必復現於倉穀其弊五也五弊並興則是慕社倉之名而得青苗之實也甚非計也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從曰亦惟行朱子十四年以後之社倉耳然且不能悉除五弊僅可免其三焉蓋立法防弊十得其七已爲良法其十之三則待人而後行非法所能及也所謂三弊可免者一曰貸穀與民並不取息但收耗米每石三升如朱子之法則弊少十之三矣二曰貸穀多少

以豐凶爲酌量歲終造冊詳報不預限其數則弊又少十之二矣三曰先查倉穀實貯若干朽腐若干虧空若干據實首明免其前愆責令停陞停俸陸續補完凖與開復若以朽穀與民或僞寫領狀私派田里立卽革職拏問從重治罪督撫司道徇庇不卽揭叅或被科道糾彈或被旁人告發并治督撫司道知府之罪如此則弊又少十之二矣此法一定設有賢能督撫仰體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任使循良各以其忠厚惻怛之誠爲長久深遠之計盈縮之數因地制宜斂散有方因人授事勿中飽於蠧胥勿漏卮於游手勿任法而苛急勿慢令而後時庶幾彼二弊者亦以漸去而水旱不憂上下與足變而通之存乎其人非可以一切之法束縛而馳驟之者也謹議

積貯議

儲六雅名大文號晝山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有存硯樓集

議積貯者自管賈而降論甚繁矣而其實莫善於李悝之平糴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足國足民後世胥不能易也漢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蓋亦本李悝之遺意而隋長孫平義倉每歲豐令民出穀麥一石貯之社司而不領於郡縣議者謂視唐之義倉於民尤有利故宋朱子社倉請官米六百石後遂積至三千石乃復以官米還官凡領支者盡捐息米止取耗米三升而崇安一鄉遂無饑饉之患此豈直社司出納之計算哉凡國計胥可通焉自漢趙充國請中丞糴米百萬石廣貯金城壽昌雖不能行而後世皆用其策以爲足餉之經畫宋張方平言汴梁地平衍以兵立國積貯尤急當時宰執謂非尋常奏議比至殿上肅容而誦之故自唐以降碩輔計臣籌

及軍國凡和糴博糴俵糴結糴約糴括糴折糴諸令其名不一其規例亦日以滋繁而唐河西歲收米二十六萬石則瓜沙統此矣隴右歲收米四十萬石則鄯豐統此矣韓重華營田振武天德歲博易屯伍二十萬石以贍軍則豐勝統此矣此或營糴屯糴之當議者也唐太原集津諸倉置於沿河元亦集乃在甘肅北且猶置屯曲尤在瓜肅間且猶置倉明初沿會通河臨清德州胥置倉此或廒廥之當議者也宋李沆制置六路發運合荊湖南北江西路運上供米至白沙者易舟而載鹽以歸夫米艘至白沙既可載鹽則鹽艘至荊湖江西亦可載米而沿江諸綱船准此矣此或轉運之當議者也

國家制用符禮記委積合周禮宇內之積貯既至足矣而復遣清望官收諸省米以給儲蓄則平糴和糴之制又奚事繁辭或亦曰

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已矣謹議

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

朱涵齋名倫瀚正紅旗漢軍人康熙壬辰武進士由侍衛改授部郎官至副都統有閒青堂集

竊惟裕國足民之計首重倉庾積貯產穀運米之地素稱江廣東南是以滇黔閩粵川陝山西諸省例不徵漕山東河南只徵運粟米惟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歲徵運漕白糧米以實

天儲是京通各倉不惟官兵俸餉所需多年以來歷蒙

皇上天恩浩蕩賑糶頻施遠近生民賴以存活者不知凡幾況

天庾正供根本重地必陳陳相因而後可爲久安長治之計則京通各倉之不容不足也明矣至各直省所屬之倉糧原以待賑待糶接濟民食預防歲歉亦不容稍有虧缺者內充必須外裕酌盈

所以劑盈虛更不可不因時有以籌策也。所謂籌策者，貴乎因時有濟。不妨行於不足之時，仍可歸於有常之例。乃今之籌畫積貯，只云速補毋缺而已。臣以爲倉糧不可不買，而不可急爲買也。糧額固不可缺，而不可急求如額也。不揣愚昧，謹以所知所見，計盈虛之數，合產米之區，爲之酌緩急之宜，思久長之計，有不得不畧爲變通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夫米穀之產於各處也，雖其地土之肥瘠，收穫之多寡不等，而一年所入只有此數。乃所出而爲用者，有漕米，有兵米，地丁完納藉此而供，居常用度藉此而辦，蓋藏已有難言。又

盛世滋生，人口日衆，歲時豐歉，各處難一。以有限有則之田土，供日增日廣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餘。以無多餘之所出，而欲供各處盡力之搬運，此所以米穀日見其不足，價值日見其增長

臣之所謂計盈虛之數者此也至廣產之地米穀之價臣少年隨
任江西往來外省各處及蒙
聖恩補授浙江糧道十餘年督率糧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廣驛
鹽道合此數省觀之其米穀之價俱加倍於從前矣即如浙江省
分浙東一帶只供本地兵米民食不能更為浙西之用其杭嘉湖
三府屬二十二州縣內每年應辦漕白正耗糧米南秋兵米外仍
須本地之倉社積貯所產不敷所需不待言也江南辦糧愈多兼
之各處經商人民到處雲集食米更倍江西素為魚米之鄉邇來
生齒倍繁多往外省開墾力作號為棚民則庶而不富亦可見矣
湖廣素稱沃壤故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諺以今日言之殊不盡然
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鄖陽多處萬山之中荊州尚須由武漢撥濟
兵米德安襄陽安陸其地多種豆麥稻田亦少武昌所屬半在山

中惟漢黃兩郡尙屬產米湖南亦惟長沙寶慶岳州陳州衡州常德等府係廣產之鄉其中亦復多寡不等餘郡遠隔山溪難以轉運加以本處之生聚外來之就食各省之搬運價乃愈昂而今日之採買運販者動云楚省不知今日之楚省非復昔日之楚省也且亦待濟於川省矣武漢一帶有待川米來而後減價之語則不足之情形已見恐未可視爲不竭之倉不涸之源也臣所謂統核天下產米之區者此也是以就緩急之宜久長之計請爲籌畫變通之策伏思積貯之道原因百姓不能蓋藏是以廣爲儲備以待賑糶之需今歲仰荷

皇仁直隸可稱大有其遠近各省亦多雨水調勻已兆豐盈之慶地方積貯缺額之米正宜及時買補竊恐各處買補並舉該督撫以下等官莫不奉行惟嚴羽檄交馳州縣等官莫不懼罹叅罰分

行採買每省莫不以數十萬百萬計交相爭購於一時必致米價昂貴是地方未受平糶之利先受目前米貴之累或謂買補之法不必本地不必鄰封但擇產穀最多之地而買之則賤值可抵腳價不知此地原因穀多而價賤本地既有官買之穀今又爲各處分買亦必穀少而價貴是豐年多產之鄉亦等於歉歲薄收之地矣或謂存七糶三穀仍在民議賑議糶利仍歸下如常平義倉社倉皆自古綢繆之至計然法久弊生未必盡有利而無害也且古人耕九餘三必有九年之耕無水旱之災無那移之耗然後可餘三年之食若三年而欲謀三年之食必不可得且所餘已盡爲官貯而不復爲民之所有是不得不有權宜之道而計及積貯也我

皇上數年以來無時不念及民食無歲不諄諭臣工即廷臣之議督撫之奏無不仰體

聖衷至詳且盡臣雖至愚豈不知倉儲爲要務何敢冒昧妄陳有
似更張竊以現今適有可以轉移通變酌盈劑虛之道惟我
皇上開古今未有之恩以有餘而補不足斯國計民生不無少有
裨益矣查近經倉場督臣奏稱倉廒俱已充盈不能再貯新糧是
自古
天庾之足未有過於今日者也來歲輸運自必更加豐裕臣愚以
爲臨期籌畫倉廒莫若先時籌畫積貯請將各省倉廒應買補之
米穀暫停採購則各處少此採買之米自必流布於本地以爲民
食年豐米多其價自然低減即或商販罔利高昂亦可嚴行禁飭
其運漕各省之積貯所缺之額請即於應行運京之漕米內酌量
撥留本地以充積貯在京通各倉定例原有應貯之數似不可少
自今歲觀之已覺有餘再加以來歲應運漕糧其於應貯之額所

少者亦必不多況京外各倉
朝廷之內外府也外省倉儲既足民食已敷其於
天庾不過暫少些微似亦大倉一粒而數省閭閻即可充裕十分
一轉移間各省倉儲俱少買數十萬石米穀作爲本地之需官倉
盈而額數不缺民食足而價值不貴不待耕九餘三而旱澇無虞
不須採買而官民無累一舉而數善備矣然亦不過行之一時明
年即可照舊辦理惟查本地漕糧從無留充本地積貯之處恐格
於成例然我
皇上天地爲心歷年豁免糧賦折徵緩徵截留漕糧撥運賑濟多
方矜恤皆自來例之所未有更蒙
特諭各省督撫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大哉
王言視民如傷凡有利於百姓之事無不破格行之於今日矣臣

蒙
皇恩豢養三十餘年歷任有漕之省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正值倉
廪充盈之時幸備陳言之職敢不竭愚忱一得以備
聖明之採擇至有漕各省應貯額數若干應行買補若干年景豐
歉地方廣狹作何分撥留貯及暫時停運之糧艘丁舵水手作何
給與苫蓋養贍之處臣未敢擅議

飭興水利牒

李晉卿

照得直隸九府荷
聖恩優渥感召天和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災祲天行常數
雖太平屢豐之世不可以無備豫之道近代講備荒者止於倉貯
蓄積而已豈知千有餘里有數十州縣之寥濶以百餘萬米穀散

在民間大祲之年濟一郡尚不足況又有赴縣城領給之煩吏胥鄉長侵蝕之弊將來又有追比還倉之擾是倉米在今日殊不足賴也本部院思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今歲本部院因春夏微旱屢行通飭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倉儲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為政莫不以此為先只因近來守令但恤身謀無能以民事為家事者故視

此等議論邈若河漢今直隸經
皇上濬河築堤蠲災釋逋之後孚誠下洽吏習民安有所興利莫便此時仰該道司府廳乘玆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由該府及管河廳詳守道分司彙繳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爲簡便之法畫一遵行至於此事原爲百姓籌謀非如欽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履歷民間務要減省徒從隻馬單車勞問父老詢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到彼時興修有應用官民力之處另行詳請限冬至前各府報齊如遲慢不到者該道府等詳揭爲此牌仰該道司府廳官吏火速遵奉毋違

書徐貞明遺事

趙誠夫 名一清仁和人諸生

吾讀明史徐貞明傳繹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爲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史起鄭當時引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絶不復可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已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

朝

世廟憫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爲工科

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爲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猶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

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
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
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
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
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
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尚書郭朝
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
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
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
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
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
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

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

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為瀉鹵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為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百畝以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

其卓有明效者做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勳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爲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與曹尉侯

張考夫 見卷第三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寧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桑梓景色若此當必仁人君子所爲惻然流涕輾轉念救不能自已者也第於旱虐之日從嘉禾至皂林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穫尚有可望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因思自運河之左以達海濱豈有千里百里之遙豈有山岡之阻量其地勢高下亦豈有幾千尋丈之殊而水之通竭穀之有無遂已至此特緣農政廢弛水利不講濬治失時侵佔阻塞以致淺涸故爾

古人開渠灌田動稱數百里尚有鑿山陂阜以興民利者尚有役衆起徒或數年或數十年而得成功者尚有糜金數百千萬而續用克奏者權其利害之重輕勞逸之久暫將猶毅然爲之他卽無論卽如海鹽之地古以斥鹵歲而不治其後築堰蓄水農功漸起如唐長慶中令李諤者開涇三百一所至今號稱沃壤千載於茲人病不爲耳地力豈有常哉況乎崇桐海寧之間烟火相接河港具存又皆平壤高卑之勢不大相去實非他州之比其自長安而上必仰濟於西湖而外餘所病特淺耳濬治之功令長能辦之矣不必多費金錢無俟需之年歲耕者各濬其田之際其不耕者田主稍給其食佃戶稍出其力惟閒曠之所乃用衆力在經濬經在支濬支有司者鼓舞而勸誘之警其頑惰自私及梗令異議者分界刻期以鳩羣作不及一兩月在處深通矣此功既成澇則速瀉

無患暴漲乾則震澤之水來奔不竭一舉之勞百年之利也天水之與旱天運常然但疏數異耳古者耕三餘一所以恃其有備不能爲災而已今日財匱民窮賦役重苦兼以風俗薄囂盜賊不息民間欲望有餘固不可得但能修利溝渠開通障塞使一歲之中稻米之登給其半菽麥蠶桑之入給其半苟免死亡斯亦可矣爲長上者與其攢眉焦慮於征賦之無從慘慘畏罪黜之將及何如集父老而謀之於預豪家巨室與其晨夕咨嗟於租課弗登寇盜愈熾震震虞室家之不保何如消鄙吝而圖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滌場無望呼貸無門去者流離轉徙居不免囹圄骨肉難全溝壑是迫何如悉筋力於畚挶忍疲勞於井里乎卽若仁厚長者與其凶災之後流亡在目隱痛在心議施議賑皇皇於捐輸勸助而卒不過致嘆巧婦之炊竭歷涓滴之潤何如及未災之時戮力而

營本計乎此水利之宜講求昭然可覩者也弟又竊度施功先後之序宜以崇桐爲始而海寧繼之蓋崇桐者海寧之水之戶牖也崇桐涸則海寧雖欲措手而無從崇桐見績而海寧樂乎趨事矣嘉興海鹽雖各有接鄰高阜之地然爲里不多爲功亦約不難次第及也其間經緯脈絡土人率能詳之究竟水道淺深廣狹相間以行實有不必盡濬者或疑所起之土無地可以安放浙西之利繭絲爲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況舉一圩之田所損者少所益者多計畝取償亦無不可特慮小民難以慮始占田者多不爲遠慮反乃從而撓敗之則任事無其人耳誠得負鄉邦之望者平日不愛詳言曲譬與艱食之人講明此義使人人意中先有盡力溝洫以爲久利之見向後不幸復有如壬辰之三夏及去年夏秋之間水

涸人愁顩天無術泣淚徒枯有賢鄉先生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濬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咸收灌漑之利又安至仰雲漢其如焚禱山川而待澤終將不免餓莩轉徙之悲哉夫此瀕海幾十里之地在揚州之域誠若不及千百之一二然土沃人稠約其生齒已不下數十萬度其生穀亦不下一二百萬雖古盛諸侯之錫履約畧稱是未嘗不可爲殷阜之計坐使荒萊日至流移轉多實用惻心語云失之於前猶將善之於後計自庚辰至此二十餘年水旱屢作昔之日旣不及爲之所今玆民生之困倍於前時年歲之祲復乃數見誰堪寘然終不寘念耶

下屬縣試行水車檄

喬敬亭　見卷第十八

夫農田之功。全資水利。古人設立桔槔水排。所以補天地之窮。爲因時補救之計也。同州地處高原。土厚泉深。雨澤偶愆。卽徵旱象。渭洛黃流。縈環十邑。一切濱河地土。大槪坐視暵乾。揆厥所由。皆以岸高。不知設法收灌漑之功耳。東南各省。火耕水耨。濱河之地。雖懸岸數十丈。製車盤戽。由近及遠。無不田疇潤渥。同此地土河流。豈有南北異宜之理。近聞郿縣生員淡明遠。能造水車。已延致其人。捐製戽水輪車一部。試行之於縣之城南村。河岸高二丈有餘。一人運動。水緣而上。直達田疇。其車環列二十八桶。每桶可容水二升。一車所費。不過六七金。而一日之功。可灌田一十五畝。若河流湍急之處。水觸其樞。自能運動。更可不煩人力。雖通邑之田。未能槪沾水利。於此濱河地土。用之可補農功。今飭屬縣官吏。卽

將所捐製輪車。畀城南鄉保收領。聽濵河有地小民。由近就遠。以次周流戽水灌地。其有樂於從事。願照造施用者聽。至於廣爲勸導。使民知用力少而見功多。岸高之處。或遞置水車層轉接運。俾益究其利。又在賢有司之善於倡率也。

墾荒示

陸稼書 見卷第一

爲勸民墾荒事。照得務本力穡。乃備荒之上策。磽瘠之土。苟可播種。皆足資生。查靈邑兩次奉

旨。蠲除荒田糧額。蒙

朝廷浩蕩之恩固甚厚。但此等荒田雖瘠壤。其中豈無可畧施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之資者乎。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一行起科。則所收之利不足以完公稅。播種之利有限。起科之害

無窮所以逡巡而不敢種耶不知此不足慮也
朝廷所欲起科者乃膏腴沃壤永遠成熟之田若爾靈邑荒田皆
係邊山濱河岡阜之區邊山者遇雨則畧可種植逢旱則盡成石
田濱河者水去則畧有田形水至則依然浩渺至岡阜之所半土
半石縱有種作不成片段此在爾民辛勤拮据耕得一升可免一
日之飢耕得二升可免二日之飢
朝廷豈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耶爲爾地方官長者苟非病狂喪
心豈肯將此瘠薄不堪水旱無常之土勸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
累耶爾民但放膽耕種勿有所慮與其出加倍之息借貸富室債
負日積生計愈促何如取之地利之無窮也與其忽遇凶荒號呼
無策何如及此雨澤調和盡力耕耨苟家有三年之蓄雖遭水旱
可免流亡父母妻子始爲我有萬福之源皆自此始里長鄉老其

徧諭村民及時努力苟有寸壤可種植者皆勿得荒棄其不可種穀可種棗梨等物者即行栽種以廣生計如怠惰不耕及里長不行勸諭者查出一體究治或有刁民將前項荒熟不常之地指為熟田挾仇索詐者當以誣告論從重治罪

除蝗記

陸道威 見卷第二

蝗之為災其害甚大然所至之處有食有不食雖田在一處而截然若有界限是蓋有神焉主之非漫然而為災也然所謂神者非蝗之自為神也又非有神焉為蝗之長而率之來率之往或食或不食也蝗之為物蟲焉耳其種類多其滋生速其所過赤地而無餘則其為氣盛而其關係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災祥也大是故所至之處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來之神即本處之山川

城隍里社厲壇之鬼神也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則一方之吉
凶豐歉神必主之故夫蝗之去蝗之來蝗之食與不食神皆有責
焉此方之民而爲孝弟慈良敦樸節儉不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
佑之而蝗不爲災此方之民而爲不孝不弟不慈不良不敦樸節
儉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不佑而蝗以肆害抑或風俗有不齊善
惡有不類氣數有不一則神必分別而勸懲之而蝗於是有或至
或不至或食或不食之分是蓋冥冥之中皆有一前定之理焉不
可以苟免也雖然人之於人尚許其改過而自新乃天之於人其
仁愛何如者寧視其災害戕食而不許其改過自新乎故世俗遇
蝗而爲祈禳拜禱陳牲牢設酒醴此亦改過自新之一道也顧改
過自新之道有實有文而又有曲體鬼神之情殄滅袪除之法何
謂實反身修德遷善改過是也何謂文陳牲牢設酒醴是也何謂

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蓋鬼神之於民其愛護之意雖深且切乃鬼神不能自爲祛除殄滅必假手於人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故古之捕蝗有呼噪鳴金鼓揭竿爲旗以驅逐之者有設坑焚火捲掃瘞埋以殄除之者皆所謂曲體鬼神之情也今人之於蝗俱畏懼束手設祭演劇而不知反身修德祛除殄滅之道是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故愚以爲今之欲除蝗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當齋祓洗心各於其所應禱之神潔粢盛豐牢醴精虔告祝務期改過遷善以實心實意祈神佑而仿古捕蝗之法於各鄉有蝗處所祀神於壇壇旁設坎坎設燎火火不厭盛坎不厭多令老壯婦孺操響器揚旗旛噪呼驅撲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之靈之所拘也所謂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者也則捲掃而瘞埋之處處如此即不能盡除亦可漸滅苟或不然束手坐

待姑望其轉而之他是謂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驅撲是謂無勇日生月息不惟養禍於目前而且遺禍於來歲是謂不智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蓄積毫無稅糧不免吾不知其何底止也

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即生生即交交即復生秋冬遺種於地不值雪則明年復起故爲害最烈小民無知驚爲神鬼不敢撲滅故即以神道曉之雖曰權道實至理也自識

鎮江一郡凡蝗所過處悉生小蝗即春秋所謂蝝也凡禾稻經其緣嚙雖秀出者亦壞然尚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群數百入稻畦中蝝頃刻盡亦江南捕蝝一法也又記

是年冬大雪深尺民間皆舉手相慶至次年蝗復生蓋嚴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殺也四月中淫雨浹旬蝗遂爛盡以此知久雨亦能殺蝗也又記

捕蝗記

李秘園 名鍾份安溪人官刑部郎中有旅囊餘草

雍正十二年夏余任山東濟陽令聞直隸河間天津屬蝗蝻生發六月初一二間飛至樂陵初五六飛至商河樂商二邑羽檄關會余飛詣濟商交界境上調吾邑恭和溫柔四里鄉地預造民夫冊得八百名委典史防守班役家人二十餘人在境設廠守候大書條約告示宣諭曰倘有飛蝗入境廠中傳炮爲號各鄉地甲長鳴鑼齊集民夫到廠每里設大旗一枝鑼一面每甲設小旗一枝鄉約執大旗地方執鑼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隨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東莊人齊立東邊西莊人齊立西邊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捕撲不可踹壞禾苗東邊人直捕至西盡處再轉而東西邊人直捕至東盡處再轉而西如此迴轉撲滅

勤有賞、惰有罰、再每日東方微亮時、發頭炮、鄉地傳鑼、催民夫盡起早飯、黎明發二炮、鄉地甲長帶領民夫齊集被蝗處所、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飛蝗、民夫亦得休息之候、明日聽號復然、各宜遵約而行、諭畢、余暫回、看守城池倉庫、至十一日申刻、飛馬報稱本日飛蝗、由北入境、自和里抵溫里、約長四里、寬四里、余即飭吏具文通報闔會鄰封、星馳六十里、二更到廠查問、據稟如法施行、已除過半、黎明親督捕撲、是日盡滅、遂犒賞民夫、據實申報、飛探北地飛蝗未盡、余即在境隄防、至十五日巳刻、飛蝗又自北而來、從和里連溫柔兩里、計長六里、寬四里、蔽天沿地、比前倍盛、余一面通報闔會、一面著往北再探、速即親到被蝗處所、發炮鳴鑼、傳集原夫、

再傳附近之谷生土三里鄉地甲長帶民夫四百名共民夫千二百名勸勵協力大捕自十五至十六晚盡行撲滅無餘禾苗無損探馬亦飛報北面飛蝗已盡又復報明各憲余大加褒奬鄉地民夫每名捐賞百文逐名唱給冊外尚有餘夫數十名亦一體發賞鄉地里民歡呼而散次早郡守程公亦至彼查看問被蝗何處民指其所守見禾苗如常絲毫無損大訝問故余具以告守亦贊異焉

踏勘蝗荒議

魏石生 見卷第一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袵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歷地賡歌大有真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

行。秦晉燕趙剝食甚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三春勞苦。盡成枯榦。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畧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災。沿數千里。非如澇旱單在一方。一踏便明。況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間狼籍。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概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為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即以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拋廢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雖無望於西成。尚有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煢煢小

民是再傷也

伐蛟說

陳汝咨 名宏謀號榕門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大學士諡文恭有訓俗遺規等書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伐者何除民害也先王之愛民也至而衛民也周凡妖鳥猛獸之屬無不設官以治之蛟之爲害尤酷故聲其罪而致其討又著之爲令以詔後世也往在江南蛟患時聞廣原深谷之間大率數載一發其最甚者宣城石峽山一日發二十餘處六安州平地水高數丈也江西纓山帶湖本蛟龍所窟宅旌陽遺跡其來尙矣近世出蛟之事在元一見於新建在明一見於寧州再見於瑞州三見於廬山四見於五老峯五見於太平宮

國朝一見於永寧皆紀在祥異志彰彰可考余來撫之次年適與

國等處蛟水大發漂沒我田禾蕩析我廬舍蠱焉心傷思所以案驗而剪除之未得其要領也書院主講梁先生博物君子出一編示予言蛟之情狀與所以戢之之法甚詳且核有土色之可辨有光氣之可矚有聲音之可聽其鎮之也有具其驅之也有方循是則蛟雖暴不難剪除矣云晉太元中司馬軌之善射雉將媒下翳此媒屢雊野敵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又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必蛇妖所作搜括之果得蛇蛻由是觀之蛇雉之變嘗易位其交而生蛟尚何疑也哉易離爲雉南方火猛烈故雉性精剛而猋悍爾雅以爲絕有力奮者蛟起之暴正胎其氣也禽經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之淫亂則曰有鷕雉鳴謂雌雉也又曰雉鳴求其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與詩

人之言雉蛇之明驗也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者大約雄鳴上風雌鳴下風暗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爲跡也怪斯其爲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伐蛟之令季夏正蛟出之候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焉歷來郡邑歲以水災告者蛟害常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賑恤而已蓋山叟撫掌稱快且爲之印證其說曰月令季夏夏正之六月也今言蛟之出在夏末秋初其可信一也志稱宏治十七年廬山鳴經三日雷電大雨蛟四出今言蛟漸起地聲響漸大候雷雨即出知向所謂山鳴乃蛟鳴也其可信二也許旌陽之鎮蛟以鐵柱今言蛟畏鐵其可信三也兵法潛師曰侵聲罪曰伐今震之以金鼓燭之以火光如雷如霆儼若六師之致討與伐之義正相合其可信四也

夫以蛟之不難制若此而數千百年以來罕有言之者蓋田夫野老知而不能言文人學士鄙其事而以爲不足言司牧之官又鞅掌於簿書而不暇致詳也一旦橫流猝發載胥及溺然後開倉廩以賑恤之則已晚矣天下狃於故常而忽於遠慮貽害可勝道哉予故亟錄其說廣爲刊布且懸示賞格有掘得者官給銀十兩使僻遠鄉村之地轉相傳說人人屬耳目注精神先時而偵候臨事而周防庶幾大害可除此邦之人永蒙其福而他省之有蛟患者皆可踵而行之幸無以爲不急之迂談也梁先生考據極博恐聞者不盡曉茲撮舉其徵驗攻治之法別錄於左以便觀覽焉

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於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於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

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間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即出

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於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甕預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掛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即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

旱魃辨

李錫徵名蕃通江人黃縣知縣有雪鴻堂文集

黃民遇旱則以里中新喪爲魃刼而誅之惡俗也予治之次年辛亥大旱予爲此辨以曉之此風遂熄云

嗟爾民旱甚矣非魃不至此我急欲誅之以紓爾憂然以新喪當之則不可詩曰旱魃爲虐經無明注及考他書兆天下之旱者二旱一國者亦二而兆一邑之旱者四新喪不與焉其狀如狐而有翼音如鴻而名獙獙者姑逢山中有之石膏水中似鱣而一目音如鷗者女巫山中有之見則天下旱者也其旱一國者若南方之似人而目生頂上行如飛者一首兩身似蛇而名肥遺生於渾夕山者是也其狀如鴞而赤足直喙音如鵠而黃文白首人面龍身者在鐘山之東也有鳥焉似鴞而人面蜼身而犬尾在崦嵫山也

西望幽都。有音如牛。是錞于母逢山之大蛇也。有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是鮮山之下鮮水之鳴蛇也。如是者旱一邑。此皆出神異經。及東西南北中諸山經。非予之臆說也。爾民往察之。有一於此。任爾率比閭族黨往誅之無赦。其或仍謂新喪爲魃者。是亂民也。惡風也。予將執國法以誅之。亦無赦。

時疫

金閑存 名誠 華亭人 有易經貫一

或者曰。旱潦之後。每有時疫。其故何歟。怡然子曰。旱者氣鬱之所致也。潦者氣逆之所致也。蓋逆必決。決斯潦。潦必傷陰。鬱必蒸。蒸斯旱。旱必傷陽。陰陽受傷。必滯而成毒。毒氣潰發。人物相感。纏而爲患。疫症乃時行也。曰。天地無私。無私則無累。而陰陽之氣。宜其順而達矣。其所以鬱而逆者。又何故耶。曰。由人心致之也。蓋小人

之心無過貪生貪生則貪利而利有所不遂則謀計拙而憂愁瀦於腎脈告援窮而惱怒聚於肝經於是乎酬酢往來同胞之和睦潛消呼吸噓噯造化之盤旋相阻始則風雨不時繼則溫寒犯令而陰氣閉於外陽乃用逆陽氣伏於中陰乃用鬱此其勢此其理也不然則廟廊之調燮不幾成無據之空談矣乎而何以論道之餘猶勞宰相之躊躇於寤寐曰然則調燮者其先調天下之財乎曰然財不調則貧富不均民生不遂而民氣不伸陰陽其必不和也安所謂燮乎夫是以聖人首重通財而最忌壅財也賑恤罰贖之一典所以行也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一目錄

保甲

王伯谷鼎象
沈冠雲保甲論
黃子正保甲論
李義卿保甲說
彭九峯保甲示
張孝先通飭淸釐保甲檄
劉武仲里甲論
于北溟申明保甲諭
　愼選鄉約論
陸稼書弭盜策

于北溟弭盜條約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勸諭士民示
邱襄周論蜀嘓嚕狀
再論嘓嚕狀
蔣丹崖隴盜議
邱聚海捕鼠之鼠小說
惠仲孺論訛言
劉滄嵐鬼師說
湯孔伯毀淫祠疏
喬敬亭上慧大方伯書
邱秀瑞天主教論

劉繼貢論蜀事第三狀
邱秀瑞論去僧尼
論訂音律
毛大可杭州治火議

切問齋文鈔卷第二十一

保甲　　　　吳江陸燿朗甫輯

鼎象

王伯咨　見卷第九

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弗能爲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萬物之怪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奇醜一暴其形必得其情一得其情必得其制故雖有魑魅魍魎遁諸四裔弗患於國中身之毛孔三萬有六千各有名字數可舉也名可命也三尸麗身數可舉也名可命也弗舉其數弗命其名魂魄相惡以禍其人數既舉矣名既命矣則畏其神則服

其氣則用其才則受其福故一身之內不相知識則毛孔神靈足以爲禍苟相知識不惟弗爲禍其惟爲福今郡邑之有百姓也猶身之有三尸毛孔也保甲之法懸牌於室家之長幼弗白其數里胥亭長相隱以實十室之內相呼以名不能相悉雖有奇邪不能得已故保甲之行在乎家各白其數家各白其數則十家互舉其名互舉其名則互舉其形互舉其形則互得其情互得其情則互得其制雖有奇邪隱慝竄應中外可朝發難而夕成擒也

保甲論

沈冠雲 見卷第六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

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即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酇里鄰也保長甲長即鄉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爲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趣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之媺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害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

端也為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朴直者為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而為之賢者能者其陳說事之始終必有序而不殺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僞抑其平日必有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汩於邪僻又必有以區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兇惡歷久漸馴而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處士之賢者能者為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為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兇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為鄉鄉則就搢紳聘焉其過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及功過

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爲勸懲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之所得擅爲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奏其事於
朝廷得領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畧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寧人輩又莫不稱爲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濶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歌誦之矣比閱邸報見內外大臣議保甲者多故述爲此論請正其得失於吾所友事者焉

保甲論

黃子正 名六鴻號思湖新昌人工科給事中有福惠全書

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倣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

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選拔。以足馭衆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卹、死喪相賙、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奸宄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餱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

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閭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爲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卽其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卽其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同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旣有其實效。奉之者亦無其煩擾。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保甲說

李義卿名光型安溪人

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一鄉之事不治何論一縣保甲者分之極其細而不紊合之盡其大而不遺故必知地方之險易村居之疎密而後聯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墪臺驛遞之遠近橋梁舟楫之所屬而後期會修建可行奉公利濟之政知水土剛柔之性山澤原隰之宜而後區種別財可行因地利民之政知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產之盈絀而後勞民勸相可行農末相資之政知閭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業之貧富而後誘勸畜積可行斂散賙郵之政知姻婭族姓之相聯比閭同里之相屬而後讀法講論可行孝友睦婣之政知田園家室之有賴四民藝術之有托而後分別勤惰可行課督鼓舞之政知剛柔知愚之異質

奢儉貞淫之殊習。而後旌淑別慝。可行勸賞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舉矣。人徒見吏胥約保之奔馳。門牌册籍之更疊。田役應差之勞。什伍連坐之患。而曾不聞衛養教利之政。以此民志不安。交相逃避。吏胥約保。緣以爲奸。宜其指爲擾民耳。要在爲州縣者。周覽封域。明辨水土。詢問風俗。體察人情。簡節而疎目。得其大意之所在。以次漸興。而絶無强民之迹。斯可以行之久而相安也。

保甲示

彭九峰名鵬號無山出人順治庚子舉人廣東巡撫有古愚心言等集

保甲行而弭盜賊。緝逃人。查賭博。詰奸宄。均力役。息武斷。睦鄉里。課耕桑。寓旌別。無一善不備焉。行之不善。則民累滋甚矣。如舊例朔望鄉保赴縣點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兩次取結索錢。一累

也。四季委員下鄉查點。供應胥役。三累也。領牌給牌紙張悉取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鑼不響。即以慢更恐嚇。餽錢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長托情更換。倏張倏李。六累也。甚而無名雜派。差役問諸莊長。莊長問諸甲長。甲長問諸人戶。籍爲收頭。七累也。今與爾八路十五鄉人等約。不點卯。不委員。不取結。保甲長不聽情更換。凡一家牌十家牌百家總牌。自買紙印刷。付保長親領。不費爾民一錢。巡夜非本縣親歷。凡皂快人等藉稱查夜。許爾莊長甲長扭稟。假冒者懲責。得贓者重處。計通邑六百莊村。每夜卽親歷二三十莊。歲不過一莊六至。怠玩易生。所以每有一莊。連夜連月冒雨冒雪而數至。示爾不測。不過欲爾等加意守望。爲相安無事之計。

現奉上憲請

旨均編。雖旗戶旗莊。皆當凜遵。而況爾民乎。一切事宜載明執照

門牌易知易行有益無累也

通飭清釐保甲檄

張考先 見卷第一

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奸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鋪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察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為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弗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為豪舉貧寒之戶以覓食為活計富者欺貧貧者忮富一當歲凶禍亂遂生思之可為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為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窩匿山澤惡莠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為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屬縣於每鋪之中計

戶分爲幾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誠慤一人以爲甲長每戶照須式各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照須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十毋愆期即爲遣嫁倘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舉報究治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之戶或係中上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詳明衣食豐歉之數以憑查奪其鋪內紳衿勸令舉行社倉以爲小民表率各鋪俱有所蓄即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鋪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鄉曲或包攬詞訟或酗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

據實填註牌內後開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字樣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倘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門牌內立將該鋪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尼僧道士若干人此係本都院仰體
皇上愛民苦心宣布實政為爾民造福也毋得泛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冊呈送以備查考其冊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為捐備不得私派鋪民如有經管胥役串通保甲科歛鋪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叅處役則立斃杖下慎之

里甲論

劉武仲 見卷第十五

縣何以里里何以長也所以統一諸村聽命於知縣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縣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節節而制之故易治也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自上治下率不過五人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東漢志云鄉置有秩三老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鄉有鄉佐主民收賦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北魏太和中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徵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

文從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始罷州郡鄉官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擇民閒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逕訴州縣者即謂之越訴非如今不先聞州縣而逕詣府司者然後謂之越訴也里老歲時謁縣庭知縣必接之以禮貌不遽賤辱而笞僇之也其人既嘗已爲公家所優藉必自愛而重犯法鄉人見知縣之日少見里老之日多里老得其人則鄉人亦莫不自愛而重犯法此教化之本也其後遇里老如徒隸伍伯少謹厚者即不肯承且諸事一無所關唯用之儹督租課所以影射侵漁者萬方旣遇之以徒隸伍伯則彼亦徒隸伍伯而已矣烏有愧恥萌其念慮哉

然則非里老之過也所以用里老者之過也近時患其如此改爲滚單及自封投櫃之法而里老遂廢嗚乎此餼羊也而亦亡哉又按明初以大戸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師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原其初制欲俾草野之情不壅於上耳然其人往往依倚作姦挾持官府侵牟糧戸無所不至宣德五年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六年監察御史張政並言糧長之害自是嚴加禁飭又不得朝見冀幸意外故其人日以輕而賠累之患起亦自然之勢也萬歷三十六年知縣王應乾申請除之改爲官解之法一時安頼比於更生其因革乘時本無定轍然而矯枉救弊意已無餘矣其祖宗立法深意遂已沒滅而不可復知又足惜也

申明保甲論

于北溟見卷第十一

照得編查保甲團練鄉勇之法無事則稽察盜賊以遏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勦不動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爲一家戰守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於此者也若不揣事勢者以修立垣堡遂爲聚衆見製造器械輒云謀叛不知爲逆之人聚匿深山大澤何嘗有一定之垣堡私造利戟長矛幾曾畏有司之禁約惟善士良民守分奉法堡無完墻家無寸鐵倏忽之間死賊突至赤手空拳東投西竄賊能縱恣殘民民無所恃拒賊妻子爲擄牛種爲掠骨肉分離室如懸磬歸怨於上相率爲賊田地日荒糧稅日減其何以培國脈固根本耶本府前奉督撫司道編查麻城三鄉區保甲册籍委用堡長垣主分派戶首烟甲嚴取隣居互結責以守堡禁夜總期地方盜息

民安向化樂業正寓兵於農以人治人之微意也乃好事奸宄懼此法一行彼無所匿從中造揑訛言妄稱抽丁恐嚇愚昧見保長編冊疑惑橫生或不遵稽察或隱漏戶口殊可駭歎當此禁旅如雲所向克捷各省客兵尚多閒置何須爾等村農荷鋤充伍即使果欲抽丁莫非王土莫非吾民功令孰敢不遵奚必先假編查然後按冊索取乎且爾等疑保甲爲抽丁隱匿不肯入冊小而言之漏戶有抗法之罪大而言之觀望有闔門之誅試看東山逆地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保甲抽丁而死者歟抑從賊作逆而死者歟編保甲出鄉勇者未損一人不編保甲妄想富貴者死已千百保甲無害於人從逆無利於已固自彰明較著奈何勸爾爲善便自千難萬難未嘗驅爾爲逆竟若神牽鬼使何愚於爲惡而不智於爲善乎本府憐爾等凝頑再申儆戒宜乘此閒暇修築垣堡各備

器械以資防禦爾堡長垣主戶首鄉保烟甲人等宜自愛重愼勿驚疑果能妄念不生非事不作士為善士民為良民本府待為腹心州縣隆以優禮橫逆不至刑罰不加何等安逸尊榮較何士榮等妄想富貴而家破身亡者豈止天淵懸隔哉本府更有勸諭被賊煽惑入夥者宜作速投見改過遷善即為好人若潛伏草澤為人捕得自送性命爾堡長垣主當以招徠為念切莫乘機挾財悞命從來不義富貴都是禍根孽緣能於此中分明便是希聖希賢心地思之愼之

愼選鄉約諭

于北溟

朝廷設立鄉約愼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亭屋朔望講解

上諭十六條勸人為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夷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獲即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為佐證投到聽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與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即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拏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若三家店邱鄉約賣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有許多婢女以供因公賠累乎凡為鄉約者所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為

太息當日給冠帶待禮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奸戢暴之良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而勸人爲善去惡何由而諭人出入守望名實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頹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有德鄙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兇攬充役串通衙捕漁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呈証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生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府官之不來呼喚也事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巡檢有常規差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戸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半月之鄉約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幫貼之鄉約真如問徒擬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名賣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項首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宛如癡人說夢茲

奉上憲嚴檄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爲此
示諭地方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於適中之地立
鄉約所亭屋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頂行二跪一揖禮
在鄉約所任事朔望諭鄉民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
人犯二不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爲証佐四不許朔
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編查烟甲七不許買辦軍
需八不許人命盜案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
持凡人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惟爾鄉約無事
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密稟自封用圖記年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
地方平靖訟獄不興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繁興
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於門首或歛錢擾害不公不法者
訪實卽時懲革於縣前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

懲於以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行之以宣揚
上憲德意未必於地方風俗無裨益也

弭盜策

陸稼書 見卷第一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鄉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

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為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也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也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平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

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

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食於富貴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弭盜條約

于北溟

照得直屬逃人盜賊大爲民害無論軍民紳士或犯窩逃或被盜刼家業不保甚至身命隨之而地隣人等亦咸被其牽累今欲爲爾等謀保護安全之計莫如力行保甲古人守望相助出入相扶良法美意可則可傚用是因時制宜酌定條欵編帙成書務使家喻戸曉共相勸勉以期寧謐本部院欽承

簡命撫蒞茲土與爾等情關休戚故不憚諄諄告誡總欲爾等各守身家非好爲多事也爾等當深思而力行之所有條欵開列於後

一十家立爲一甲務選殷實老成端正勤慎者公舉爲甲長報官九家咸聽約束違者稟官重究

一十家各開男婦姓名年貌自祖父母及本身妻妾子孫婦女與同居叔姪親戚并婢僕等人口作何生理盡數開立門單交與甲長不許遺漏以便認識稽

查違者重究　一九家民人互相保結內開某人作何生理平日並無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連生事遊手賭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等項如有此等事犯某八家甘受連坐所結是實九家合具互結一張交付甲長以便編入甲內如蒙混具結地方官查出九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箇月敢有抗違不遵入甲者重究　一九家之中平日有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連生事者八家不敢互結許本人赴官自首改過遷善咸與自新地方官另訂一册開列姓名或他處舊案扳犯許將本犯悔過首詞敘入以開生路或怙惡不悛地方官執法究治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報以憑核叅拏問其餘游手賭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者八家不肯互結亦另訂一册開列姓名不時稽查違者重究　一甲長訂一甲簿凡十家之內有出外行走者即報明

甲長今往某處公幹甲長註入簿內回日仍報明甲長某日事畢回轉即於簿內去時項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惡不報或詭秘不報八家查明某不在家即報甲長註簿次早報官拏究或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查出註簿報官本家與來人審明口供如來人清白任其回去本家仍以失報責二十板八家各責十五板如來人不端即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查收註簿取收管於本處簿內註解收訖本家責四十板枷號三箇月八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箇月違者重究

一十家之中立有甲長或不諳書寫即請隣佑識字者登記或甲長有事他往即報明九家公同註簿將簿轉付甲內人收管登記甲長回日仍同九家將回轉情由註簿收回如甲長家有親客來往亦照九家例註簿違者重究

一市鎮居民開店接客須許一簿每晚客寓同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名係何

處人氏來往何處或何公幹生理有無弓箭什物或自備騾馬或僱長脚將騾馬毛色認明或孤客步履有無行李盡數登記簿內次早或去或住報送甲長查閱如有來歷慌張語言恍惚踪跡可疑即密傳甲長保長窺伺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次日勿令早行以備不虞如玩忽不記他處失事行查店家簿內未開者從重治罪

一十家之中有鄉紳兩榜貢監生員不便與庶民同例編查但直屬逃盜肆害夜不安枕白晝刼殺幾無虛日紳衿咸受荼毒歷歷有案該地方官酌議或鄉紳立一册文武兩榜各立一册貢監生員各立一册將家僕盡數開列册內邇來風俗頹靡有以武舉而竊盜者有以武生而為盜者種種不法已經事犯似應武舉貢監生員互相保結武舉貢監責之縣官文武生員責之教官如生員抗不互結者教官移縣轉詳如武舉貢監抗不互結者縣官申

詳。一併查究。或武舉貢監生員居處隔遠。未悉素行。不便互保者。另列一冊。如係鄉居。願編為村莊保甲者。聽其自便。此分別貴賤之法。以寓弭盜安民之意。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鄉村各有垣牆。此弭盜安民之善制也。日久剝削。多有倒壞。自今農隙。正宜同心協力。補葺壞垣。修理柵欄。各甲長公訂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人幾名值日查夜。登記簿內。或遇盜警。本村放炮鳴鐘擊鑼。大家救護。如堵禦不能入柵行刦者。巡夜同守柵欄人等報明地方官。各賞紅布五尺。如已入柵欄。力能救護。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報官。各賞紅布一丈。如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各賞紅布一疋。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肯救援。以致賊盜入柵。刦去財物。拷傷失主者。隣佑并巡夜守柵人等一併究治。敢隱諱不報者。十家以通賊論。

一村莊居民。一甲

以至數十甲。若無統屬。則呼應不靈。應設一保長以統屬各甲。或村莊止有一甲。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一賢能保長。料理地方。各甲長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將各甲合總報官。以憑稽察。凡遇隣村有事。保長聞鐘炮鑼聲。立刻傳炮各村。一齊放炮。保長即率所管村莊甲長。一面分衆各據要路堵截。一面率衆直赴當場救援。或當場殺獲賊徒。或要路擒拏賊徒者。每名各賞銀五錢。甲長賞銀一兩。保長賞銀二兩。如保長聞隣村放炮不傳炮者。罪坐保長。甲長聞保長放炮不傳炮者。罪坐甲長。如甲長傳炮甲內人丁不赴援者。罪坐各家。如當場退縮觀望不前。致賊逸脫者。罪坐保長。如分撥堵守要路放脫賊走者。即未受賊賄。甲長亦應治罪。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地方設立保甲長。協力守禦。不可無器械使用。查一村之中。須置炮一杆。鑼數面。各家成丁者。各備門

棍一條。凡遇盜警。先放炮以便保長會衆救援。兼以鐘鑼齊擊。則各家奮勇爭先。更查甲內或有鳥鎗弓箭腰刀鐵尺長鎗鐵叉之家。開明報官。量留鳥鎗弓箭數件。地方官書押鐫刻於上。仍給本主甲長同本主具領存案。不許攜帶別處行走。如有遺失。從重治罪。其餘盡收入官。照物給價。如有匿藏。甲長與八家首報。本家以通賊論。如甲長八家未經查出。被傍人首報。甲長與八家連坐。至於刀尺鎗叉槊鏇本家姓名。當官驗明。登記簿內。以便稽察。違者重究。

一地方人民。有在圈佔莊內居住旗房者。查明幾家。照例編入附近村民甲內。如有抗違不服者。查拘親屬。務獲正身。面取親屬保結。交付甲長註入簿內。本身仍以抗違王法。枷責不貸

一十家之內。有窮苦民人不能度日者。甲長報知地方官。另造一冊。設法[illegible]如此等民人既不敢出外行走。又無地土生意。甲長

不報罪坐甲長甲長已報地方官任其困餓顛連以致喪命溝壑或典僱旗下苟延歲月本院訪問縣官以不職糾叅如能設法生理養濟四季詳報存案以便紀功舉薦以上各欵務須恪遵實行不得視爲具文常套僨身家而干法紀保甲人等亦不得藉端滋擾自取罪戾後悔無及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于北溟

歲比不登小民失業者衆困於衣食往往相聚爲非原其初念豈便甘心作賊不過計窮無聊希延旦夕耳
朝廷知爾民此苦故投誠歸命者槩從寬宥分別奬賞各省督撫久悉此情故倡亂脅從者先事招徠不忍遽勦本府仰體上意俯察下情疾首痛心無非欲保爾民之身命洗爾等之惡名區區此

誠。天日可鑒。前者蒲圻不守。言者遂指爲從逆。大將軍震怒。將加
剪滅。本府單騎入城。招撫底定。至今安土樂業。得免誅夷。次値麻
邑東山告變。主勦之言一日數至。本府親加撫綏。各憲賞賚優隆。
今茲家室豐登。盡爲樂土。近者羅山賊首。隔省來歸。本府不以越
郡爲嫌。督撫不以鄰省岐視。迅發銀布衣食。移咨豫撫及所在官
司。赦其罪愆。護其田里。彰彰耳目。共見共聞。此豈本府別有異術。
不過仰仗
朝廷寬大。與各憲恩慈。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今聞爾麻埠地方
亦有亂信。風聞不的。虛實未分。事屬南省。在本府可以膜視。但念
爾等同處天壤之間。誰非
朝廷赤子。或爲勢豪所廹。或爲饑寒所驅。或輕信亡命之徒。假造
僞劄。轉相煽誘。以致一二三無賴。詡覬隙可乘。富貴可望。甚至謂大

兵精銳進討湖南江西可以乘間陸梁不知挾持僞劄之人即係近省犯罪潛逃者計無復之故假此入黔若此輩果係滇黔親信則彼必留爲自用安肯遠奔數千里之外其人若果有才能亦必自戀富貴又安肯出萬死一生以試虎口即爾等偏信不疑亦須審度時勢看湖南江西相持一載彼曾進尺寸否自救不暇焉能救人目今滿兵一萬新駐九江而四王爺李總統大軍不下數萬正從信陽過師分駐廬鳳江州等處倘聞爾等竊發遣一旅之師關會江西湖廣河南江南四省與爾連界郡縣會兵進勦爾等求撫不得欲逃不能滇黔之遠水不救近火本地之親鄰盡爲敵國黠者背約先逃愚者束手待斃眼前之妻子盡屬他人祖遺之田產盡爲官物仇讐快意親戚悲傷垂及子孫尚爲笑柄爾時求本府今日一紙書安可得耶如謂本府不出實心徒以大言相恐不

妨廣爲偵探商之老成以決從違蓋好亂喜事之人常以訛言哄
動爾等不察事勢轉相傳布認假爲眞至敗方知悔已何及往年
爾等地方亦會有亂彼時首事者尚有膽識結連者尚有數郡控
弦者尚有萬人曾幾何時灰飛烟滅父老尚能言之爾等當亦目
擊則其效亦可覩矣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麻埠士民人等知悉或
有難白之隱情切膚之痛楚以及饑寒科役仇債勢挾種種苦情
不妨徑赴本府投訴本府一面移會爾府官司善爲安插一面飛
詳本省撫憲轉咨爾省撫憲求其寬宥賑濟一如羅山等處事宜
決不食言其有才力過人志懷報効者本府定保舉題敘以憑錄
用立賜顯榮必不以傾心向化之誠置之空言無用之地此本府
一片婆心故不避越狙之嫌諄諄勸勉如慮本府地方區壁嚴密
不敢徑逼當令二三老成隨傳示人前來先爲照會倘執迷不悟

則本府與爾輩相隔數百里風馬牛不及利害俱非所關亦坐視爾等之噬臍而已思之慮之以毋負遠念至意

勸諭士民示

于北溟

照得東山作亂止因被誣士民嘯聚將附近居民逼脅入黨哀哉耆年父老曾經兵戈之慘曾罹流民之苦萬死一生留此殘喘撫兒孫而心酸覩田宅而魂消又有衣冠子弟身受

朝廷恩榮顧惜祖宗門第禮義廉恥不忍棄絕中夜徬徨莫知所措父母妻子環聚而欷歔泣下又有種田農夫賦性愚樸十數年來耳不聞金革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止知終歲勤動納糧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畜養雞鴨猪犬稍有餘裕買牛生犢便稱山中富翁聞此警息捶胸頓足件件難捨又有商賈之流或係

已貧或係借貸拋別妻子經營江湖折本羞見故鄉倘有生意歸家修理房屋治買衣服桌椅器皿好爲精緻婢女僕兒好爲役使忽聽無端啟釁顧惜從前辛苦棄之不忍守之難保痛哭流涕天日昏慘凡此士民情狀堪憐因之族微勢寡者含淚棄家遠避他鄉苟全性命煢煢無依族大勢重者糾合同姓異姓督理堡垣器械能自守衛決不苟且從逆此等苦情壅於上聞在爾等各爲身家性命在

朝廷便是忠義良善若不獎勸何以勵後合行給示獎勵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自能守禦者忠義可嘉望風遠避者良善堪憫自今伊始潢池赤子俱是一家各宜安心樂業共享山中太平本府更有囑焉值此多事之時不無一二奸民引誘後生徼倖功名殊不思耕田鑿井之民豈慣爲披甲荷戈之事本府曾有訓

言。山中正好避兵。農民豈堪將相。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事豈是容易做的。嗣後須嚴行保甲。責成戶長稽查詐僞。勸約子弟勿留禍害之種。勿蹈危亡之輒。愼終如始以靖地方。

論蜀嘓嚕狀

邱襄周 名仰文號省齋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南充縣知縣有碩松堂集

嘓嚕。良民之蟊賊也。婚姻之牘繁而廉恥喪。田界之訟積而任卹衰。此皆急宜淸理者。而稂莠不除。嘉禾不生。非先治嘓嚕。則更化無由。譬疾痛蹶蠶之害。切於肌膚。不去其尤患苦。而欲元氣充周。四肢休暢。雖扁鵲無能爲役。查嘓嚕種類最夥。大約始乎賭博卒乎竊刼。中間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姦拐幼童。甚而殺人放火。或同夥自殺。皆謂紅錢。自稱亦曰紅錢弟兄。以上各類皆不爲盜。下此掏摸招包剪綹。已刺面則紅錢不入。別爲黑錢。此嘓嚕情狀也。而

害皆起於窩有利其潤者如嘓嚕賭博店家抽頭是也有不得不窩者如荒山孤店畸零一二家嘓嚕成羣力不能拒或場鎮心力不齊若輩結隊再多兇橫盤踞隱忍停留即憲檄所云莫敢究詰是也有礙情面者如先爲嘓嚕今有貲財已不入羣從前同夥經過其家牽引聚賭既有挾制復關顏面不便郄逐因緣奸拐鬭殺皆由此起即紅錢稱兄弟者是也種類不一均爲地方害其實里甲清嚴自駐足無所誠有在憲鑒中者顧欲清里甲非先選保牌不可川省五方糅雜率多流寓往往皆有田產者尚移此去彼今以朝東暮西之人任充甲役受以稽查之責按册則有查甲則無有名無實焉能收效故保正牌頭必選老幹有田業妻室者充之得人任事久住其地各戶門牌諭令移去者繳除新增者註册此爲第一要着其次則必嚴約束約束之法值日爲切事無專責彼

此觀望有事則推諉卸罪而已是在的確指名分日稽查以專責成某場共幾保某保共幾牌計保牌共若干人某日應某保牌值日發以印簿行以硃籤俾輪流分查某值日則籤簿傳至某保甲家有無窩匪一一登註明白立時舉首自甲而乙週而復始一切巡查稟不累及花名但責保牌月底一繳一換旣不繁苛亦不擾民場鎭大者一人值日耳目難週則分上中下以界之察查如前法如是者責任專而約束嚴矣其次則必勤巡視巡視之法躬親爲要僉差下鄉嘓嚕之外多一差擾而已捕官職微彈壓爲難度地相機法難執一其大要總在印官身任地方必躬必親擇場分最大離縣最遠或他縣界連嘓嚕最易出沒往來者如定邑地接川北之烈面溪走馬場新場等處是也除因事帶巡外仍每月減裝輕騎親臨其地堅明約束愷切而開導之庶該地保牌束於

鎮撫弊竇潛消始而法令嚴明久而情義浹洽矣其次則必信賞罰究空言無補數聽易玩某場某甲有窩匪必問及保牌問及隣佑盡力根究連坐不貸某場某甲保牌不首別經察出或花戶舉首必立提嚴處更置數月寧謐則慰勞獎藉極口稱道親給花紅以激勵之俾無後懈於是紅黑錢各類及窩留各情盡得詢知除荒山孤店並非往來大道既無益於行旅徒有害地方當即毀其坊巢覓其既往諭另尋生業拔盡根株外其嘓嚕之結隊橫行勁踞酒肆迫脅良民者則於通縣場鎮挨門逐戶各爲置一齊眉大棍大書專打拒捕嘓嚕匪類字於上立於門首俾鳴鑼爲號齊力擒解既就拘執不得攢毆該嘓嚕不知果否聞風遠遁其停留犯案則差稀矣至碍情面窩留者事不常有總期萌蘖盡絕處置得宜此親詢民間現理情形或一縣如此大槩類是抑又更有請者查

嘓嚕來自黔粵十無一二率楚省流寓爲多原其在籍皆艮民也國初蜀地草昧人稀移來卽可占耕俗名揷業近時承平日久生聚教訓百餘年來民居密比幾於土滿流來如故無業可棲一經失所同鄉同類相聚爲匪勢所必至丈愚以爲來而逐去不如禁其不來且逐此遁彼總在川地不如安其地並使爲艮今使爲牧令者日惕息於驅匪其於宣布德意化民成俗之方無乃稍疎獄訟繁興職由此故伏查乾隆六年粵民有給照入川之例可否比照楚民入川並行給照除來川有業已成土著及有親族依托已久實爲艮民並有貲財貿易者一槩不必查究外其楚民入川無生理或單身或結伴無論投親就業俱呈明本地該管州縣取具族隣甘結知照所住地方註明人數及投托親族姓名居址給照准行至川仍於所到地方驗照相符取具該地牌隣甘結始准編

入烟冊其無照入川沿途營縣一體查察即行遞回或到川犯事除據情罪分別問擬仍查明有無給照遞籍管束而又清甲清窩絕其喙息庶來蹤去路兩下查拏嘓嚕之名歸於烏有而教之廉恥人倫可正導之任鄖疆理自清民風漸歸淳厚矣事關入告下吏淺識不審端由徒以目擊妄陳芻蕘不勝大願惟採擇

再論嘓嚕狀

邱襄周

伏以嘓嚕者匪類之總名也保甲者治世之綱維也保甲立則嘓嚕清嘓嚕清則保甲肅地方形勢劃然分明如網在綱如裘挈領周禮之比閭族黨管子之參國立鄉程子治晉城之列保伍率皆此意其行有踈密則效有淺深亦王道無近功之一端施之川省尤治嘓嚕第一要著文在定遠任時曾奉垂問條議保甲九則大

要不外選保牌嚴約束信賞罰勤巡視清場鎭察胥役俾無陰與奸匪爲表裏向經悉陳在案今檄飭土著奸民外來流棍以廟宇客店爲急急勸懲保牌捕役爲先務可謂洞悉民弊慮至審計至周矣文下吏管見復何敢妄參末議顧以爲循其流不無滋蔓難圖之憂不如探其源而治之爲得也揚湯而止其沸不如竈底抽薪之省力也川省五方雜糅外來無籍流匪大都必有土著奸民爲之窩其土著亦卽外來流寓之久者利其攫掠貲財合夥盤踞出沒爲害以犯案言之楚省爲甚如南邑楊高遠白晝搶奪之案則劉世浩爲之窩是也清甲無他清窩而已清窩之法寄之保牌懸以賞格隆以體貌法誠至善顧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利其分潤者有側目而視遠害不與爲仇讐者計其急公向上之心多不勝自保身家之爲切以官稽查經歷所至聞風暫避事誠有之

所過一淸則末也是非確訪嚴拏淨其巢穴不可或某處報案卽於某處覺察細偵其窩線或隨事隨地遇某人近老成卽向追其根柢遠賊必有近腳定有積匪之有田業身家或無賴惰民坐地分贓互爲隱蔽因之遊匪往來寄跡潛滋蠹害而無所忌訪察旣的一提到官盡力根究本籍者責包管里甲流寓者當遞還約束務盡本法而止拏一處則淸一處拏數處則淸數處窩家畏法嘓嚕紅黑各種自托足無所此竈底抽薪之說也更策嚴保牌以勵其後而分其責似勸懲爲有地矣其訪之地則首在場鎭嘓嚕聚集常於人烟輻輳民居比密之區窩留者亦卽在此憲檄所謂客店是其要害冷落廟宇往往足跡罕到計一縣場鎭幾處何爲邊遠隣邑連界最易藏奸何爲腹裏彼善於此何爲大場四衝五達匪徒之所必經何爲小場若輩匿跡潛聲防察易疎何場客店極

多何店尙屬淸白何店最無畏忌嚴拏訊處懲者一儆者百必然之理也而知啯嚕之情狀路徑出入藏匿寄頓者惟捕役爲最悉用捕役以治之又百無一効何也啯嚕一種半係革捕此縣犯案投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爲奸官賚之百不如叅盜一人取利更多嚴刑重賞而絕少影響之捷應者爲攻其同類也是故星散之保牌既遠而難親鷹眼之猾役亦狡而善變是必擇有田業有妻室人明白强幹老練者選充快壯各班以本地之居民察本地之奸宄引之左右究其的實其於某場某店某人多窩所窩何人或暫留或久住類皆熟悉洞徹卽僉副捕役俾躡其蹤而防其弊指名查拏以杜擾害一有疎脫惟捕役是問雷動風行出其不意此則與該地保牌相濟爲用不得不分別揀用人不必多惟其實事不必數惟其當官民隔阻搜剔秕莠時勢所在不得不

爾並非以斷役爲耳目也總之清甲爲清匪之源清窩爲清甲之根窩線既清則保牌戒嚴勸懲益爲有力若夫庵觀寺院原與齊民同其編聯捕役一項譬如醫家用烏喙治病不至殺人斯可矣移南邑來經歷不無未至申誡不啻數周惟因事覺察訪拏窩戶爲兢兢緣承博訪下採蒭蕘虛詞浮議不敢上瀆聰聽惟就現在情形時常用意者祗縷所見聊備採擇之萬一且冀指示俾有適從斯地方無極之福

隴盜議

蔣丹崖名薰嘉興人伏羌縣知縣有留素堂文集

隴外弭盜之法保甲汛兵二者而已然昔有實利而今爲虛名其名存而利失者必先除其弊繼酌其宜終重其賞自無不可收之效保甲之弊一在失統馭保不能馭甲甲不能馭戶平時渙散猝

難指使其弊離一在苦查核令委尉查民苦紅錢尉率役查民苦酒食政以賄行莫得休息其弊擾一在疎防禦聚族而居不防要路不禦險隘聞警喧逐致盜寇脫其弊亂汛兵之弊一在慮單弱分守汛地無過一二營丁使地近村堡猶可聲援若荒僻曠野何以相敵其弊孤一在輕行糧凡輪汛之兵風餐露宿不能加厚餉食槩與在伍等致汛兵以爲苦差因而騷派里甲溷索薪米其弊貧一在廢墩臺州縣怠弛所在墩臺上無茅舍下無牆圍何以安兵瞭賊必至借寓民居誰爲伏路其弊虛以職愚見務使巨室富家爲保長少年義勇爲甲長則勢望足以服人膂力足以克敵而又嚴飭印捕各官需索有禁使所屬要路險隘去處建一土樓令保甲長量人數撥班守夜設梆鑼器械以堵禦每月造守夜册報縣捕稽勤惰有抗不遵者懲以法則保甲之酌其宜也至於營兵

防汛宜著該管將領。親歷地方。酌勘村堡荒野。兵多者十人。少者三四人。相隔數十里。統以千百總一人。厚其行糧。備其弓矢火藥馬匹等項。責令州縣修葺墩臺。視兵多寡以為大小。不得寓民居。索薪米。晝夜有備。而解餉行旅可以無患。則防汛之酌其宜也。每歲四季如州縣無失事。或失事而盜犯全獲。以至逃人逃兵私茶私馬有能緝拏者。具文報憲。迨年終將弁捕官暨該管將領註功若記錄例。從有小過。許其退銷功次。而印捕將領自行給賞保甲長千百總防兵諸人。不妨破格鼓舞。則重賞之在力行也。

捕鼠之鼠小說

邱粟游見卷第十三

貓以捕鼠也。固未聞以鼠而捕鼠者。畜貓以捕鼠也。從未聞畜鼠以捕鼠者。茲有異聞。搦管記之。其中固有說也。不知何許人。惡其

家多鼠而貓復與之同眠獲一衕則以賊治賊之法也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食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器而餓之急則相食獸之性往往然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閉之一粟一臠弗與焉然亦不可得也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飢飢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與性成若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於是乎貓矣其形鼠也其性貓也性似貓此鼠於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羣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柔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不之防奸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窟罔不知也鼠之技罔不識也其捕鼠也較之貓而倍巧焉主人愛之亦倍於貓較之貓與鼠同眠者奚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羣鼠避之各攜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苦終宵常靜無穿墉

耗米之憂鼠誠主人功臣也乎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近狸奴一日臥於主人之傍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陰物且肥壯異常捶而殺之主人傷之甚葬之隱處聚土爲邱亦帷蓋之義也始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相食不相食無以除其害此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客殺之亦無妨也以鼠捕鼠終不若以貓捕鼠之爲正也

訛言

惠仲孺 見卷第十九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

謂鎭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鎭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

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紘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溫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鎭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鬬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

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鬼師說

劉滄嵐 名以貫濰縣人 康熙戊辰進士

粵俗好鬼遇有疾即請命鬼師師至設壇墠猙獰其貌詭怪其服鼕乎鼓之軒乎舞之笙鏞雜奏若使魑魅夔魈共聚於一堂或曰此巫覡之遺也或曰此古方相氏之所謂儺也然吾聞耳目口鼻受冶造物其衰旺存沒雖有摧山倒海之能迭不得起而與造物爭而又焉用鬼師爲且疾人之所難免也水旱癘疫相錯相磨而疾生彼區區鬼師夫獨無病乎藉曰疾可術驅正恐欲驅人之疾者先不能自驅其疾是鬼師泯泯棼棼固但爲娶婦之媪咒水之儈而不足供豹與奭之一吷者也乃粵人僉謂此地多鬼勢不得

不藉手鬼師。是又不然。自開闢迄今茲。纍纍焉帝皇王霸之骨。皆埋於荒草野蔓。固不聞有久而不死者。是故死在一刻爲朝菌。死在一時爲蟪蛄。赤松空遊。華山徒記。以至元經會。會經運。運經世。日月星辰。視此爲消息。水火土石。因之分盈虛。天地雖大。莫不有死。而謂粤鬼獨無死乎。又安見星妖木怪水蜮山精之不終頹然歸化也。彼粤亦猶禹貢揚州域耳。鬼師出而百鬼忽集。眉端要實皆鬼師之自行煽惑而已矣。嗟乎。鬼者愧也。愧不如人也。夫鬼方赧乎思以自遁。而好事者强作鬼相於光天化日之下。其不爲鬼所揶揄者幾希。然則鬼師其可去乎。曰。家傳戸習。積漸成風。欲去之終不可得而去也。嗚呼惜哉。

毀淫祠疏

湯孔伯 見卷第一

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闤闠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傚，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祭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鬭，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艷曲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節則賦斂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人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巫邪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

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鋭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又造恠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顛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誆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昧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豈渺小哉

上慧大方伯書

喬敬亭見卷第十八

回民本西域種族雜入中國散居秦地雖沐
王化特性與人殊其飲食衣冠婚姻時節若所奉神祇一守其故俗尤善奸利敢於爲惡縱官府得治之然急則易訌而少弛又易恣其在渭南者具有田廬或託業鄽市其與土著之民情睽覗異兩不相下欲遣去之勢所不能任而處之又切隱患往者待之等於覊縻未嘗思所以變而化之之術嘗觀古人守交州日南皆蠻夷地爲設學興教以柔馴之獷野夙成者咸知向學久皆順義夫回民雖驁黠亦猶人耳今年七月請於大中丞爲回民設學館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欲使聞聖人之教知詩書之旨悟本俗之非慕華風之美竊謂列縣回民多有以此推行之啓其顓蒙誘其知覺奇邪鷙戾一旦更易皆吾良民然此不可驟期必需以歲月漸臻成事所爲有徐以變化之人者此也

天主教論

邱秀瑞見卷第九

三代而上異端皆出於眞三代而下異端皆出於僞出於眞者每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出於僞者又反陰竊前人之緒餘而陽排之以欺罔天下雖其爲教亦各以意見相抗而究其蔽陷離窮之心以定其罪之差等則眞異端之稱覇於前猶溺於氣質之偏而不自知而僞異端之篡綂於後乃不勝其矯誣之私而所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嘗觀衰周以來自楊朱墨翟爲孟子所距外復有老耼莊周列禦寇之徒紛紛以其說爭鳴於世皆所謂執其實見之差而誤人非其本心之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世而盜名者獨釋氏之書崇飾虛僞東漢時始入中國至謬相推溯以爲佛與孔子同時且敢自號牟尼而號其衆曰比邱比邱尼以侮我先聖

名字而其徒之譯經者又往往踵晉宋清談餘習竊取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微言推衍而增益之以爲盡出於佛之口是以其說日新月盛延蔓以至於今而不絕自是以來道家者流尤而效之一切煉養服食經懺符籙之說皆假而託之老子雖鄙俚粗淺不逮釋氏遠甚而其亂人國家者猶有如張角孫恩柳泌趙歸真林靈素之徒出焉況近日泰西天主一教又踵釋氏之故知撰造其書誑罔中國而忍不一言以杜之乎今亦無論其他而姑舉其一二立教之大旨皆與釋氏同竊於老莊者而言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釋氏旣顯竊其言而爲之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其所恃爲修淨土以超三界者實本諸此而天主教亦且陰祖其言而爲之

說曰天主者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一大靈明之主也但天主之所重者人而已故爲之生天以覆之生地以載之生神以護之生萬物以養之因詭託天主以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降生其國蓋雖分門別戶而大意互相倣效已如此老子曰谷神不死莊子曰不亡者存釋氏因從而爲之說曰人死而精靈不可滅上界爲天堂以處善神下界爲地獄以處惡鬼中界人物皆以其因果緣業而輪廻升降之惟修佛法而得其眞者則可免於輪廻之苦而超三界得淨土焉是固誕而無稽矣而天主教則謂物死而精靈已滅本無輪廻人死而精靈不滅乃有輪廻天主常視其生前善惡而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蓋以其私意小智稍刪釋氏之半而乃襲其因果緣業天堂地獄之謬以號召天下者又如此而彼方且居之不疑反嘵嘵焉力闢釋氏諸誕妄若將以是而自附

於吾儒之所謂太極上帝鬼神云者而究其受誤之由類皆知有氣之靈幻而不知有理之虛實知理之無爲而不畏而不知氣之有覺者終無久聚而不復散之理既不可與儒者同年而語矣及考其歸乃又與釋氏無以異亦但以識神不滅生死事大聽命於土木偶人使人逐逐於大齋小齋日事禱祠以求身後之福利而漠然不復知有民義之可務雖陽排釋氏而其篡竊之跡反有欲蓋而彌彰者是不但同浴而譏裸裎而又有盜憎主人之情狀也且非獨如此而已釋氏疑本漢時人也而必强而溯諸數百年之前以與周末之孔子同時天主教亦必自前明而始設也而必强而溯諸一千六百餘載之上以與釋氏同起於漢明之世意以事既後起而欲駕而出乎其上非託之生同時出同世不可而不知中國外裔隔絕不通又無文字記别佐驗茫茫年代其孰能稽而

合之。是其妄思篡統以欺罔天下之奸心。蓋亦不待究其理之是非而已知其書之爲僞矣。宋人有僞作子書以自售其私說者。而近世媒利之夫。假爲古器古字以眩俗者。尤衆。皆三代而下異端之心跡也。而其矯誣殆有甚焉。然則楊墨老聃莊列者。孔孟之罪人。而其情猶有可矜者也。釋道天主教者。又老聃莊列之罪人。而其篡竊之心。固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抑又有大可慮者。

今

京師中既許立天主堂。而直省郡邑亦皆所在創造。聞其國主於登州海上。歲賚金銀以百萬數。津遣其徒散布州府。號爲神父。三歲一交代。每以數金煽誘人士爲弟子。登名於册。四季命題勸課。而一衣一食。皆自給辦。不以累人。竊恐數十年後。黨與日衆。乘隙而動。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明季徐如珂爲南祠曹郎。時有泰西王

豐肅者倡其教於金陵如珂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宜亟屏之豐肅又自誇其風土物力遠出中華上如珂即以紙筆畀其徒兩人隔别雜書竟舛誤不相符一時士大夫從其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黜之議始定此其識慮之深遠實與晉之江統郭欽齊驅亦今日留心世道者所宜鑒觀而取法云

論蜀事第三狀

劉繼貢 見卷第四

伏查二氏之教流傳已久道教本不勝釋而蜀俗尤重釋輕道一邑之中羽流不過數人釋則不可勝記敓前在什邡所屬寺觀一百四十餘處寺僧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惟三泉寺七八十人合而計之數實盈千後攝漢州今調南充留心察訪亦皆相同詢之他處大要類然蓋川省寺田最廣多逾數百少亦適用安坐收租

任意奢靡鄉里窮民見而生慕多將子弟送與披剃以故蔓延滋

盛近因給牒之後數目不減上厪

宸衷是僧徒繁多即應經畫務令減少況蜀僧多係無賴溷跡空

門並不知經典何物焚修何事但利田租作酒肉之資供邪淫之

費

上諭所謂耗民財而妨民俗莫此為甚所當急為裁制者也夫從

前頒給度牒止許授徒一人乃所以抑之而弊即生於授徒一人

之中蓋一僧授一徒百僧即授百徒千萬僧即授千萬徒徒復授

徒轉相招致何所底止地方官即欲加意清釐彼皆有所藉口是

以蔓延而不可究詰也應請停止授徒之例除已出家者聽其自

便外嗣後所領度牒止在本身不許授徒如實係無力營生藉免

飢寒者必呈明地方官確查明白方許傳度其餘少壯槩不得濫

行招受則無事滋擾而緇黃之流日漸稀少於民俗民財大有裨
益矣

定例僧道年逾四十始許招徒一人牒照呈官註明鈐印次第
相傳如此自無徒復授徒之弊

去僧尼

邱秀瑞

佛氏自入中國以來駕其清虛緣業之論鼓其神通變幻之術甚
者遂至於合老莊混儒釋爲一家其說日新月盛洋溢四出而不
可遏舉古今男女童叟莫不迷惑沒溺於其中而吾儒之詭僻者
亦且心悅誠服爲之奔走而不辭即有韓歐之文章程朱之理學
出而聲其罪以討之而舉世滔滔終亦於禍福之私而莫之能信
嗟夫邪說橫流陷人既深彼佛氏者將遂蟠結於天地之間而不

可復去耶蓋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去之之方而其責固在吾君吾相有天下國家之任者而非程朱韓歐之徒區區論議之所能禁也請得究其弊之所極而終論之夫佛法之弊有所宜去者十皆爲天下國家者所甚急也誘男女爲僧尼廢夫婦之倫而使皆無後是絕戶口也弊一不事君不事親舍人道之大而入山林是背忠孝也弊二指心說性彌近理而大亂眞雖賢智者亦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害正學也弊三修行兼乎楊慈悲兼乎墨渾同是非兼乎鄉愿空無寂滅兼乎老莊結壇誦呪兼乎師巫是聚異端也弊四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假禍福報之說以募化於十方而一切公旬之令不及是逃賦役也弊五絕男女之配而不能絕其慾於是師徒相通僧尼交媾以爲常而煽惑良家男婦往來雜遝藉齋會以行其淫放者又且無所不至是敗風俗也弊六樓觀

殿閣動擬王侯埒廟金身縻費千萬以人間有用之財相率而置諸無用是耗錢穀也弊七自立浮屠之教以號召天下而凡叛臣逆子忍夫妒婦游惰無賴之民一事不當意輒攘臂而歸於其門而上與下卒莫得而禁之是主逋逃也弊八天花之幻術符咒之邪說燒香聚衆之詭道久爲奸民倡亂者之所借資前世如紅巾白蓮之教因此而竊發者不可勝數是釀盜賊也弊九唐傅奕疏曰僞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民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啓生人僥倖之心竊一王賞罰之柄是妨政事也弊十佛氏之教有此十弊皆孟子所謂禽獸食人之禍而於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之道無一而不悖焉者爲人君若相而有天下國家之責復何所利於彼而不之去哉然則如之何而去之曰由歐陽子之本論則必復井田興學校行先王之政教以導之然後可以大正其源而佛

氏之弊亦將不禁而自止夫居今之世而欲變今之俗以還三代之舊其將能之乎抑未能也如曰未能而姑爲今日易行之計則莫若嚴保甲之法禁天下自今以往男女不得復出家僧尼不得復授徒而其願還嫁娶者官爲之獎賞聽其取本寺田園宮室計口均分其不願者亦姑置弗問俟其老且死然後收其田宅而入之官以給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而又推秦人之遺法反而用之下焚書之令制挾書之律而盡廢其經卷且令民間養生送死無敢妄自施捨造作佛事以與僧尼交如此不擾民不動衆不越數年僧尼必大衰息而佛教可盡去也夫何難之有不然必待王道明理義充而後佛無所施雖曰君子反經之常而本難猝立又且無道以去之幾何而不畏其難攻聽其自爲以至坐視斯人之迷溺而卒莫之救也若夫崔浩勸太武誅沙門傅奕勸高祖配僧尼

是不惟有召亂之憂。而且使人主失仁厚之心。天下虧節義之化也。奚可哉。

訂音律

邱秀瑞

今之演劇。即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即古詩之遺也。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於淫僻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劇場詞曲中所譜之事。悉屬增悲愁長逸欲之具。而人無所視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紛而未有以決。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即幸而復之。而不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爰居之聽鐘鼓而却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倣古樂

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艶而傷風教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槩從禁絶而其所編撰成曲須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曰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之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者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憂願與司風教者商之

陶石粱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

生擁皐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効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善樂生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撿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杭州治火議

毛大可 見卷第四

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儆杭之

前一年相傳自鹽橋至羊市縱橫十餘里其爲家約六萬有餘死者若干人予雖未親見顧燋爛猶在目也乃不數年自孩兒巷至菜市東街與前略相等予所僦住房已親見入烟燄中其他則時發時熄不可勝計以詢居人即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徼幸可喜亦必樹一指曰慚愧已一次矣從未有云無有者項者黃中堂門樓偶不戒而五人齊死一樓不得下踰日而藩司東街又復延蔓里許焚燒數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門外忽爇燄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則褚堂上下復炎炎矣何以致此或曰此天象也前漢天文志謂吳越分野在戍而太初歷法以太歲出戌當房心之間心者火也又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喞熒惑火宿而鳥喞爲南方鶉火之首凡此者皆主多火而予獨曰否夫旣曰吳楚吳越則當及楚越兩地楚疆跨荆揚之間而東南百越遠界嶺徼未

嘗限一吳郡也且即此吳郡而南極富春北踰江淮爲地甚廣乃區區以杭州一城當之其可通乎或曰此地理也郡南鳳凰山蜿蜒南峙南屬離方以離方之龍而衝城而入焉得無火然而亦非是者嘗考浙江左右其自新安以南太末以東凡在山縣多有離龍南起排闥抵治者然未聞有災害也且此鳳凰山非離龍也其山在正陽門西淸波門南以卦位言之則爲西南之坤土以大衍五行言之則爲天九成金之坤金土龍金龍皆非離龍故予郡西南有鮑郎山土龍入城而予邑正西則直有西山金龍橫撞其右未嘗礙也於是無所歸咎有議開火巷謂曩時每街必有火巷間截之今多爲民間侵佃以致堙塞火患之多實由於此則試思火巷之廣孰如大街大街廣六丈有餘尚不能截火而謂數尺之巷能截之乎且火之熾滅全不繫街之多寡與巷之廣狹蘇州閶門

揚州埂子祇一街耳然且兩距相望連手可接而皆終古無火患何與更有歸咎於六井之不開者謂唐時李泌爲刺史特開六大井爲澆火之藉今六井久塞無由灌潑則杭州城寬延袤若干必非六井所能濟且比戶有井綆缶之功不能急升即舊時當事敕毎家門首貯水一缸而車薪杯水毫無所用甚至西洋水車飛灑空際而並不及火翻致車轂盆盎塡梗道路寥寥六水窪將安用之若云水可厭火則西湖一大水與全城首尾然且三門引氣一噓遍流尙不能厭而謂六井能厭之此婦孺之語也然則如何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嘗疑失火塘報各省無有獨杭城則屢見報文下此惟湖廣漢口偶有報延燒至數千家者則必杭之房與漢口之屋有異於他而備查兩地則漢口專用竹而杭則兼用竹木自基壁以至櫟欐棟桂楊欄無非木也而且以木爲牆障

以竹爲瓦爲壁夾凡戶牖之間牖用櫺槅而半墉承墉又復以板與竹夾爲之間或護牖以笆護墉以籬層層裝飾非竹則木然且單房少而重屋多兩重架格猶復接木楹於軒宇之上名曰曬臺計一室所用其爲摶埴之工者祇瓦稜數片耳又且市廛闤闠多接飛簷橋梁巷門每通複閣鱗排櫛比了無罅隙夫以滿城燈火百萬家烟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爵攸之穴而且上下四旁無非竹木既已埋身在烈炕中矣加之儈販營業多以炊煮蒸熬燻焙燒炙爲生計而貧民晝苦趂逐往多夜作諸凡治機絲煅金錫皆通夕不寐又且俗尚苟偷大抵箕籠冐火竹檠點燈暑則燃蚊烟寒則烘草薦無非硝炭而况俗尚釋老合鄉禮斗聯棚誦經焚香燒燭治宵累日（此風在當事尤宜禁革）又何一非致火者考春秋宋鄭火災梓慎曰木即火也宋大皞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夫太皞以

木德王祝融以火德王而皆稱火房則以木者實火之所由生也是以震本木也非火也而一構乎離則以震雷生離火而離反足以滅震如晉獻嫁女於秦穆而秦伯伐晉反獲晉侯於韓原當時晉史占之者謂歸妹之睽以雷澤而變爲火澤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以震本木質而具雷火之性雖生火而反爲火滅比晉雖嫁女而反卽以女而害其母家蓋明言夫木之必當召火禍也是以治火之法先計嚮邇後計撲滅嚮邇謂嚮而近之也撲滅者撲使滅也惟可嚮邇然後可撲滅否則近且不能何有於撲故盤庚遷殷有云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謂原田草火其勢卑小雖不可近猶可信手撲滅之若房室炎上則五行志云及濫災旣起焚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動衆不能救也亦以宮室宗廟多用木飾一經炎上則木火難近而必不能救蓋諸火無威而木火有

威。冶工聚火而鑄。用木骸（卽炭）而不用木。則雖金鐵銷鑠。而執工者得近之。何則。以無威也。祝融焚明幣於庭。紙錢錫鏹皆可指撥。而及毁靈座。（杭俗以木主藏木室。祀寢三年。謂之靈座。深合古禮反主於寢之義）爲木無幾。然而尋丈之外。各環向而不得前。何則。以威著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則威著已極。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難矣。然且闤闠連綿。左房未燼。而右室已爇。木中之火以外熱而炙於其裏。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與內火兩相煏也。如此則爛熳無已時矣。故春秋有書災者。有書火者。其書凌室災則天災也。夫凌室本氷室。而猶有火。此其所以爲天也。其書成周宣榭火則人火也。夫有木曰榭。在爾雅已明言之。既稱有木而猶欲其無火得乎。此人爲之也。故左傳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然則杭州之火人火矣。若夫甎房則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甎甓以御木。自棟樑榱桷以外。皆取

瓴甋墁附之考工記稱爲瓦屋今稱爲甎房凡宮室之牆壁屏蔽以及庭塗堂壁無用木者如梓材云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謂合苫土以墁之則外牆不用木儀禮士適寢居北墉下註土牆曰墉則內牆不用木莊子鑿坏而遁坏者土壁也則房壁不用木毛詩中唐有甓謂甓中庭以甎也則庭塗不用木廣雅堂以墍壁唐史北廳以花甎甃地謂堂址也則堂壁不用木說文屏隱謂之坫禮記反坫在兩楹之間謂以甎作屏蔽以土作楹臺也則屏與楹總不用木若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夫館與宮室其宜時葺者何限乃不戒木斵而戒圬塓則土之勝木久矣是以寢廟藏主則并柎柱亦去之春秋謂之宗祏卽石堂也太史藏典籍則并樑欐榱棟皆去之周禮序謂之巖屋卽石室也若夫毛詩之縮版以載謂以版築土非用版也秦風之在其板屋謂西戎地寒瓦凍易裂

或以板代瓦非謂中國之屋可以木板作牆壁也蓋中國屋製四海一轍北土南甎俱足禦火他不具論即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複甎爲垣單甎爲壁厚甎爲壂薄甎爲薦一室之中惟棟樑椽柱是木耳他皆甎也脫或不戒則棟間於牆柱間於壁樑與椽各間於瓦薦凡木火所向甎灰瓦礪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勢火不成勢則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則此屋之火不能爇彼屋之木即任其自焚亦不過數間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則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甎則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曉者乎嘗記予里居竈門失火俗以草代薪原易蔓延且司爨者又稚婢也乃草燼而屋並無恙則以竈門向屋隅兩面正側皆甎所燋爛者獨椽柱耳蓋甎房之可恃如此然而習俗相沿其來已久庸人狃於故常而憚於更革即一二有識者或痛思改作稍求一勞永逸

之計而寡不敵衆一室之甎不能抗萬間之木是必藉當事大力留心民瘼以一切之法嚴行之其已成者勿論已但新被災之地則必大張示諭并敕該圖里總勒買甎塊且立與紹興工匠使另爲製造不得因仍舊習私用竹木違者以非法處并拆其所造屋則以漸移易庶幾有濟夫開河大工築萬雉而建二十臺城於其間亦豈細役乃前此趙大中丞毅然行之而官不糜費民不騷擾兩河十門臺高而水深至今望之者曰此趙公城溯之者曰此趙公河也苟當事關心深析利害則一矢口間無興作無科斂無徵發期會祗假以威神而澤之被已千秋恩之浹且萬戸矣則亦何憚而不爲之乃阻之者有二說一曰甎貴而竹木賤也夫杭屋外垣純用土築而舂基埋石畚土蓋瓦材費不貲所絶無者獨甎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嘆邪許聲連連計物值工價每縱横尋丈

約不下十金有餘若丈牆之甎則空斗複上丈甎三百塊不殼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築數丈牆其工價裁數分耳以十金之牆而以一金零數分當之孰貴孰賤若夫壁則單甎側疊尋丈之甎必不敵尋丈之板之值而苟舍板而用竹則竹木土灰四者齊用杭州土皆貴賣而剷築圬墁諸工並進恐物值工價未必有歉於甎也夫以一焚而家貲千百盡付燼炭則雖十倍之費猶當痛自祓濯改柯易葉為百年不拔之良策而況工值計較為牆固甚省而為壁亦不費即曰創始實難採辦未給或不能頓集諸物而商賈趨利如騖稍有微贏則其物無脛而至況甎埴瓦片多出之過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陶窰苟能用之則纍纍四來將見草橋螺螄太平艮山四門外堆桀如山邱物盈則賤豈止易辦而已乎一曰杭州寸金地闤闠稠密竹木占地少而甎則占地多也是又

不然土牆高大者約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甎牆則高大者四五寸否卽三四寸也板壁甎壁各以寸為度相去不遠竹壁則用木杙而編竹夾以墁之合須一寸土灰兩面合一寸共二寸甎則以寸厚之塊側累而上但得寸而無加矣然則不占地亦莫甎若也是以被災之地必易甎房然後積漸次第徐圖一轍必使滿城皆甎而後已此固救時良策稍有識者必不以其言為河漢也然而未災之屋亦當商所以救之之法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已有卽屋中什器亦所值無幾脫不幸卽竄身已耳以故不關痛癢而間有住已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徇火令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戶輪流為首每首値十日每日早晚則値者至各家呼曰請查火候其家查看一遍答曰查訖然後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橫列三十家豎列三十日縱橫界之

以作格每查訖則於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爲他日火罰之案焉乃不幸失火則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間名爲救火實搶火也今且軍旅甚夥馬蹄一蹴踢而其地已糜爛矣故救之者二曰斷火巷每三十家中合置兩大木先截其街巷之兩頭而橫關之里總報附近官府即差役樹兩牌於兩頭第許内出不許外入外入者即坐曰搶火許守關者持大棍撲擊之死傷此地者竟置勿論至於内出者則各給籌一枝驗其運物或有親黨請入運物者許持籌者引之驗入若有救火輩來則預作標識如鹽橋仙林橋各坊義民素有册籍許標識其坊名書於燈而稱竿以持之并所攜鉤鐮繩索救火械仗次第驗入毋使溷亂此要領也若其救法則春秋原有備水器蓄水潦諸事而此地皆無用惟有撤小屋塗大屋六字則最爲切當大抵木火難近撲既不能溝澮鮮少

澆又必不得惟撤屋爲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遠近遠踰若干丈近踰若干丈須在官者預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許阻擋者阻擋者以違法論至事畢則一里內保全之家又量其遠近而合錢多寡以償其所撤屋無偏戾焉若夫大屋則以水泥塗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則牆壁高峻可以堵禦否則亦撤之以待更爲無失但大屋必屬大家其合錢補償之事可不必耳則三曰撤火屋而救法已無他矣至於其四則曰嚴火罰從來起火之家名曰火頭其罰甚重今旣設徇令則必查其起火者爲何牌何戶誰徇誰答未徇耶則罪在徇旣答而不戒則罪在答雖罪不致死然必重創之以懲其後來考明季火頭之罰以銀鐺繫頸游於十門然後從縣解府解道解司至撫院而止毋解衙門必責二十箠以爲常誠重之也今罰宜仍舊與否或不必然

然而嚴則必然耳。